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生 之 懺 悔

巴 金 作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生之懺悔」題記

這本小冊子可算是我的懺悔錄的一部分罷，正如這題名所表示的。

我常常想，我第一次拿起筆寫文章，那就是我的不幸的開端，從那時起我開始走入迷途了。以後一誤再誤，愈陷愈深，終於不可收拾。於是呻吟，呼號，自白，自剖都由我的筆端洩了出來。發洩以後便繼之以沈默，這其間我很想把以前錯誤挽回過來。

這幾年來我印過了好幾冊小說和隨筆，但雜文卻算這是第一部。其實我所寫的雜文原不祇此，但有許多我自己也已無法見到了，即使見到我如今也未必就完全同意當時的論調，所以只將這裏的一部分集起付印。也沒有別的用意，無非希望一些厚愛我的讀者由這個更了解我一點。

我所敬愛的一位科學家說過：『書本不能夠製造智的潮流，相反的，智的潮流可以

製造出書本來。」我很相信這句話。

這一本小小的書雖出於一個無學者的手筆，但決不是我一個人「閉門造車」的結果，牠也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我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過，而且至今還沒有脫離他們的圈子。讓他們來判斷我和我的書罷，我誠懇地把牠獻給他們。

目錄

第一部

我的心	一
作者底自白	五
我的自剖	一〇
我的呼號	一七
我的夢	二五
我的自辯	三二
新年試筆	三八
我與文學	四六

靈魂的呼號……………四九

給E. G.……………六二

囁語……………六七

第二部

「黑暗之勢力」之考察……………七二

「工女馬得蘭」之考察……………八六

「黨人魂」之考察……………一〇七

第三部

「工女馬得蘭」譯本序……………一一九

「骷髏之跳舞」譯本序……………一二四

「前夜」譯本序……………一二六

附廖抗夫略傳	一二九
「我底自傳」譯本序	一三四
「幸福的船」序	一三九
「秋天裏的春天」譯本序	一四三
第四部	
廣州二月記	一四九
薛覺先	一七五
第五部	
童年	一八二
兩個孩子	一八八
雙十節在上海	一九八

生 之 馘 悔

木匠老陳

.....

1106

8

第一部

我的心

近來不知道什麼緣故這顆心痛得更厲害了。

我要向我的母親說：「媽媽，請你把我這顆心收回去罷，我不要牠了。記得你當初把這顆心給我的時候，你會向我說過：「你的爸爸一輩子拿了牠來待人，來愛人，他和平安寧地過了一生，他臨死時把這顆心交給我，要我將來在你長成時給與你，他說：「承受這顆心的人將永遠是正直，永遠是幸福，和平安寧度過他的一生。」現在你是長成了，那麼你就承受了這顆心，帶着我的祝福。去到廣大的世界中罷。」媽媽，我是去了。可是這幾年來我懷着這顆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之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創痕。正直在哪裏？幸福在哪裏？和平在哪裏？這一切的可怕的景象，哪一天纔會看不見？這一切的可

怕的聲音，哪一天纔會聽不到？這樣的悲劇，哪一天纔不會再演？一切都像箭一般地射着我的心，我的心已滿了痛苦的創痕。因此我的心痛得更厲害了。

「我不要這一顆心了。有了牠，我不能够閉目爲盲，有了牠，我不能够塞耳爲聾；有了牠，我不能吞炭爲啞。有了牠，我不能够在人羣的苦痛中找尋我的幸福；有了牠，我不能够和平地生活在這世界；有了牠，我再也不能夠生活下去了。媽媽，請你饒了我罷，這顆心我實在不要，不能够要了。」

「我夜夜在哭，因爲牠實在痛得忍不住了。牠看得人間的慘劇，聽不得人間的哀號，牠受不得人間的凌辱。牠每一次遊歷了人心之沙漠歸來，總帶了遍體的傷痕，我用我的眼淚洗滌了牠的血跡。然而牠的傷痕剛剛好一點，新的創痕又來了。有一次似乎牠也向我要求了：「你放我走罷，我實在不願活着了，請你放了我，讓我去把自己炸毀掉，世間再沒有比看見別人的苦痛而不能救助的事更苦痛的了。你既愛我，爲何又要苦苦地留

着我？留着？我受這刺心刻骨的痛苦？」我要放走牠，我決意讓牠去。然而牠卻被你的祝福絆住在我的胸膛內了。

「我多時以來就決意放棄一切。讓人們去競爭，去殘殺，讓人們來虐待我，凌辱我。我只願有一時的安息。可是我的心不肯這樣，他要使我看，聽說，看我所怕看的，聽我所怕聽的，說人所不願聽的。於是我又向牠要求道：「心呵，你去罷，不要苦苦地戀着我了。有了你，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活在這樣的世界中了。請你爲了我的幸福的緣故，撇了我去罷。」牠沒有回答。因爲牠如今知道既然牠已被你的祝福繫在我的胸膛上，那麼也只能由你的詛咒而分離。媽媽，請你來詛咒我罷，請你允許我放這顆心去罷，讓他去毀滅罷，因爲他不能活在這樣的世界中，而有了牠，我也不能夠活在這世界中了。

「我有了這顆心以來，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間的愛，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愛被人賣卻，我的幻象完全破滅，剩下來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獨。受慣了人們的凌辱，看

慣了人間的慘劇。現在，一切都受够了。可是這一切總不能毀壞我的心，去掉我的心，因爲在未得母親的詛咒時，這顆心是不會離開我的。所以爲了你的孩子幸福的緣故，請你詛咒他罷，請你取回這顆心罷。

『在這樣大的血淚的海中一個人一顆心算得什麼？能做什麼？媽媽請你詛咒我罷，請你收回這顆心罷。我不要牠了。』

可是我的母親已經死了多年了。

「滅亡」作者底自白

一 我底思想的立場與杜大心

譚正壁君在他底中國文學進化史裏說我是新寫實主義一派，另外一位先生在新文藝月刊裏卻說：『巴金思想的立場是安那其主義的，』現代小說的剛果倫君又說：『這是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的創作。』毛一波君在真美善上面則說似乎是克魯泡特金的安那其主義，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和阿志跋綏夫的虛無主義的人格化。從這許多批評家的大文看來，我連自己底思想立場究竟是什麼似乎也不能確定了。其實問題很簡單。這部創作裏面的主人翁並不是上述的幾種主義中某一種主義之人格化。這是很顯然的：杜大心底思想近於安那其，但嚴格說來他不是安那其主義者；他底思想近於虛無主義，但他不是個虛無主義者，因為他不是唯物論者，不是實在論者；他底思想近於

個人主義，但他不是個人主義者。杜大心底思想裏面含得有不少的矛盾，而且這個矛盾是永遠斷續下去的，崔皎君說得好：『等到這矛盾止了的時候便是杜大心毀滅的時候。』我承認，我底過去某一個時期的思想確實是那樣的，而且也矛盾得很厲害，但現在我在有些地方就和杜大心底主張不同了。我寫杜大心底思想時完全取着客觀的態度，並不會把我底現在的思想滲一點進去。我雖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我愛他，我對他的態度是很公平的。我寫出他底好處。同時我也寫出他底弱點。不過像剛果倫君底批評卻是有點不公平。他說杜大心『參加革命的動機是不正確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悶，以革命發揮個人的理想。』我承認杜大心「是一個羅曼諦克的革命家，」這是不錯的，但要說他參加革命的動機不正確，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爲羅曼諦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惡人類，一是因爲他的環境，二是因爲他的肺病。『人是怎樣一個卑鄙的東西呀！』如果杜大心像沙寧一樣說了這句話，他是有權利的。他參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

工作抑止自己底苦悶又是一件事，並不是因爲要抑止自己的苦悶纔來參加革命。人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的東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靈感的；參加革命之後，他不能就變成一部機器，他底環境依然使他苦悶，但他並不幻滅，並不放棄一切，當然只有拿工作來抑止自己的苦悶了。我自己當時也曾得着一個國內朋友底信，他說他很苦痛，日來『以忙爲醉。』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樣嗎？至於杜大心底死亡，我以爲是必然的，剛君說『僅止因一個朋友的朋友的被殺去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報仇……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態度。』不果剛君如果再去深思一下，他一定會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只有死的一條路。一個憎惡人類憎惡自己的人，結果不是殺人被殺，就是自殺，在我看來他並沒第三條路可走，何況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復仇還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第二月底肺病使『他開始覺這長久不息的苦鬪應該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實上在他，也只有『死纔能够使他享着安靜的幸福。』（三三〇頁）俄國政治家拉狄鳩夫在青年時期中曾有一

個同學得了不治之症，那人叫拉狄鳩夫拿毒藥把他毒死，拉氏不答應，卻在自己底日記上寫道：『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用暴力來毀壞。』他自己後來也自殺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竭力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逼近一天，』當然會採取用暴力來毀壞生活的一條路。我自己是反對他採取這條路的，但我無法阻止他，我只有爲他底死而哭。

二 第二十一章以後

中學生底讀者黃葉君『有個朋友看完滅亡後他說「第二十一章以後就不好了。」但黃君自己卻『不覺得什麼不好。』事實上第二十二章在本書內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我自己底希望就寄託在這裏面。因爲在前面的二十一章裏，我根據自己底經驗抹殺了羣衆底力量。（這個弱點雖剛果倫君亦未指出。）固然看殺頭叫好（這與迷信有關）喫人肉的事實，我無法否認，然而我自己依然覺得中國民衆是可愛的，有望的，他們

底壞處就在無知，但不是他們底錯，而且這也是很可以補救的。所以爲了對於中國民衆持公平的態度起見，我在第二十二章裏留下了希望，說起四年後的勝利，同時給我的三部作「新生」，「黎明」開了端。（「新生」是李冷底日記，「黎明」是李靜淑底歷史。）

三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幾年。我生活過，奮鬥過，掙扎過，哭過，笑過。我從生活裏面得到一點東西。我便把牠寫下來。我並不會先有一種心思寫一種什麼主義的作品。我要怎樣寫就怎樣寫。而且在我是非怎樣寫不可的。我寫的時候，自己和書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爲想做文人而寫小說。我是爲了自己（卽如我在序言中所說是寫給我底哥哥讀的），爲了伸訴自己底悲哀而寫小說。所以讀者底讚許與責罵，我是不管的，不果我希望批評家可以多少了解我。

我的自剖

——給現代編者的信——

你那批評復仇的文章我讀過兩遍了。對你的批評的態度我是很佩服的。但你並不了解我。有些地方你的確說出了我的弱點，譬如你說我避難就易地在手法上取巧，常用第一身講述故事的形式，這是我沒法否認的。我的確「取了巧」但這並不是故意的。我寫文章，尤其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我只感到一種熱情要發洩出來，一種悲哀要吐露出來。我沒有時間想到我應該採用什麼形式。我是爲了伸訴，爲了紀念纔來寫小說的，復仇集中的十四篇小說裏，差不多每篇裏都有一個我的朋友，都留着我的過去生活裏的一個紀念，就是在現今我翻到這本書還會生出一種溫情，一種激動或者一種忘我的境界。這樣我就決不能承認你所說的『中國作家寫外國題材……祇能說是因襲』和

『憑書本，憑想像憑皮毛的見聞』的話了。

我覺得當你說『復仇裏所表現的「人類共有的悲哀」……卻偏偏是中國人所萬萬不會有的悲哀』時，你並不了解我在復仇自序中寫的那段話的意義。我明白地說過人類所追求的都是同樣的東西——青春，生命，活動，愛情，不僅爲他們自己而且也爲別的人……失去了這一切以後所發生的悲哀乃是人類共有的悲哀。這對於中國人無論如何決不會是例外的。而且現在的中國人與歐美人比較起來，他們失掉青春，生命，活動，愛情的機會只有多些。就譬如你以爲『坡格隆』，『亡命』很難爲中國人所理解，而實際上我的許多朋友卻正被那樣的悲哀所苦惱着。並且你如果離開編輯室到租界上去走走。或者最好能到這裏的租界上看看，你就會明白在目前的中國確實有不少的人感到坡格隆時代猶太人所感到過的悲哀了，他們只有悲哀，或者盼望着有一天日子會變過來，但他們的思想是很陰暗，沒有一個出路的。就像我的那小說也沒有給人一個出

路，雖然夏次巴德（在復仇裏我卻改成福爾恭席太因這個假姓）在巴黎刺殺『坡格隆』的主持者是個事實，而且那經過情形正如我在另一篇小說海底夢裏所描寫的那樣。至於其他的幾篇題材對於中國人也並不是怎麼生疏。有幾篇的真實主人翁還是中國人呢！

我的短篇小說的另一個缺點應該是：結局常常是很陰暗的，沒有給讀者指示一條出路。有幾個朋友常常因此責備我。這個過失我也承認，但我也得分辯一下。我雖然是某一個主義的信徒，但我並不是個說教者，我常常不願意在文章的結尾加上一些口號。而且實際上那些真實的故事常常是結束得很陰暗的，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來，喊着口號前進。我只是把一個垂死的制度的犧牲者擺在人的面前指給他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也許有些人會憎厭地跑開，但是聰明的讀者就不會從這傷痕遍體的屍首上看出來一個合理的制度的新生麼？

我的短篇小說除了上面的兩個缺點外，自然還有別的一些。我並不爲自己掩飾，但我得解釋我爲什麼會有那些缺點，又爲什麼不能免掉牠們。而且我也不能夠如你的期望，『把對於量的重視移轉到質一方面去。』因爲我和你不同，我不是一個藝術家，同時也不預備做一個藝術家。我也愛讀你的『將軍的頭』，而且也爲裏面的某一些奇麗的圖畫所感動，但我卻寫不出牠們，同時也不想寫牠們。我太熱情了，並且還有一種比藝術更有力的東西引誘着我，牠隨時都會把我拉去使我完全拋棄掉文學的製作。我時時刻刻都在和牠戰鬥，但時時刻刻都預備着對牠屈服。我的生活就是在這種矛盾中過下去。我有時候拚命寫作，有時候又感到郭哥爾焚毀死靈原稿時的心情。結果我並沒有自己焚燬什麼原稿，卻反而更努力地寫作起來，爲的是恐怕明天我會離棄藝術，明天我就會親手割斷自己的文學的生命。這就是我近年來『多量生產』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但這原因是不夠的，應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缺乏着一個藝術家的素質，我不能

够把小說當作一件藝術品來製作。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是忘掉了自己，我簡直變成一個工具了，我自己差不多是沒有選擇題材和形式的餘裕和餘地。正如我在光明自序裏所說：這時候我自己是不復存在了。我的眼前現了黑影。這黑影逐漸擴大，終於變成了許多悲慘的圖畫。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厲害地跳動起來，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動。許多許多的人都借着我的筆來伸訴他們的苦痛了。朋友，假若你能够看見我對着那張堆滿着書報和破紙的方桌，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坐下去，接着又站起來，或者蟻伏在沙發上那樣激動地寫作的情形，你想我會有希望寫出像你的『將軍的頭』那樣謹慎，細緻，華美的作品麼？你想我还能够去注意形式，佈局進行，焦點等等瑣碎的事情麼？我自己差不多是不能够自主的。一種力量驅使着我，使我在『多量生產』上得到滿足，我沒有方法抗拒牠，這如今在我已經成爲習慣了。這在藝術家的你們看來，也許是可悲的事情，便是我自己有時也爲這事惋惜，但我始終沒有辦法。我的一生就是被矛盾

的網掩蓋着的，而且就是在矛盾中掙扎下去的。一個朋友最近對我說：『像你現在這樣寫下去是沒有幾年的功夫好寫的，』這就是說我的文學的生命不會長久，他好像爲我惋惜，我自己也明白這一層，而且也不能不感覺得歉然。但是過後一想我又反而高興起來了。因爲要這樣我纔可以下決心拋棄藝術，而沒有一點牽掛。在藝術方面失了生命，在另一方面我就會得到新生了。我知道另外有些朋友是這樣在替我祈禱的，他們很早就

不贊成我寫小說。

但是那些愛好文學的朋友卻並不了解我的苦悶。他們常常逼着我把那些藝術上不成熟的但裏面卻充滿着我的熱情的作品給他們拿去發表。那些朋友是屬於各方面的，甚至不同的黨派的，所以我的作品就常常在各種刊物上出現了，終於就到了多得有些使人討厭的地步。但這我又有什麼好辦法呢？都是一樣的我的朋友，給這個朋友的雜誌寫文章而不給那個的寫，是不行的，爲了這就得罪朋友也有些不值得，雖然因了身體

不好的關係我會經這樣得罪過一兩個朋友。最後的決定還是儘量地寫罷，只要還有精力和機會的時候，也許我的作品會跟着我消滅，也許牠們甚至比我先消滅，但這於我都是沒有關係的。滅亡於藝術，也許就會新生於別方面，或者會應驗塞翁失馬的諺語也未可知。我的努力寫作也許就正是趨向於在藝術方面滅亡的一條路。不過可悲的是將來會有些人把我列在×××先生之流，以爲我是在開什麼著作公司，或者想從小說方面發財。『多產作家』這幾個字已經有些够受了。況且就連你的批評文章裏對於每月寫四五萬字的我也用了『生產的多量和迅速』這幾個使人難受的字呢！這些字眼常常使讀者嗅着錢的氣味，他們也許不會知道爲了友情沒有稿費也要寫文章的事情。現在不是已經有什麼小報在暗示說我爲各雜誌寫小說是爲着貪圖巨額的稿費麼？

我的呼號

——給我的哥哥——

你的車七點鐘開，我不到六點三刻就離開了月臺，我並不是害怕趕不上浦口渡輪。那小火輪要到七點二十分纔開的。你也許注意到了罷，臨行時我只和你鬆鬆地握了握手，淡淡地笑了一下就轉身走了，我不會回頭再看你一眼。可是出了車站我卻不肯走向江邊，我和惠一起在那長廊上慢步走着，我們往返地走了好幾次，我們彼此都不說話。突然火車放汽聲尖銳地衝進了我的耳裏，車輪駛動的聲音又接着響了起來。我知道你開始往北方走了。我的眼前模糊地現了你的瘦臉，我的心隱隱地痛楚起來。我沒有流淚，但我的聲音已經有些啞了。

「走罷，」惠在催促，他的聲音也和我的一樣。我們就這樣離開了浦口。於是這十天

來的生活就完全消失在後面，我彷彿從一個長夢中醒了過來。

你是回到天津去了。你還沒有上車的時候，別人都說那地方有些危險，勸你不要回那裏去，我卻沒有說一句勸阻的話。並不是我不知道這幾天來所謂抗敵軍事的變化，並不是我不顧念到你的安全。但我更知道一件事情：你和我一樣，你也是一個註定了在危險困苦中掙扎的人，你也沒有偷安的機會和權利。生活的負擔壓在你的青年的肩頭上，八十元一月的薪水就買去了你的全部光陰，你沒有一點思想的自由，你更沒有一點行動的自由。從這十天來的談話中我已經了解你的平淡而苦痛的生活的全部了。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你微笑地說出來的這句話裏一定藏得有很大的悲哀。當你想到上面的那些事情的時候，你的心會因悲憤而痛楚罷，但是你如果再一思索，想到在那一帶的地方還有千千萬萬的民衆在槍礮炸彈下面呻吟掙扎，你也許會覺得你自己的命運倒不是怎樣可悲的了，你也許還會捨棄你的平淡的，苦痛的生活而投身在他

們中間爲他們做一點事情罷。我想你是會這樣做的，因爲我看出來，在談到那千千萬萬的民衆在鐵蹄下面呻吟掙扎的時候，你的被生活摧毀了的面容忽然發了光，你的疲倦的身子忽然充滿了生氣。我知道如今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鼓動你的衰弱的心。但是我怕，我怕再一個大的打擊就會把你整個地打碎了。

你回到北方去了。這八年來我們聚在一起總共不上一個月。如今我要開始我的漂泊的生活。在我的希望裏似乎就再沒有我們安靜地聚在一起的時間。昨天晚上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我會經對你說過：我要找一個機會把我這個年青的生命拿來作孤注一擲。我想做一件痛快的事情，甚至就毀滅掉我的全個生活也不顧惜。當時你沒有說什麼，你不過微微一笑。

這情形你也許不會了解罷。「爲什麼應該捨棄那寫作生活呢？」在你的思想裏這問題是得不着解答的。但是事實上你知道我整整有三個月不會動筆寫什麼了。我寧願

把時間花費在馬路上，火車中，和朋友的家裏來消磨我的年青的生命。但是我所希望的機會終於連影兒也不見，而外面卻有人放暗箭似地在文章上說，我已經在自嘆我的筆快要寫完了。

自然，你是不會相信這種謠言的。我們在一起度過了將近二十年的生活，你知道我是以一個怎樣忠實的心經歷過這一切的。我的信仰；我的爲人你都知道得很詳細，我從沒有寫完過我所想寫的東西，我也從沒有過一個時候讓霧迷了我的眼睛，我到現在還活着，不會躺下來，然而人家卻拿種種的謠言來掩埋我了。對於這些謠言，我並不會發出過一聲抗議。我只有苦笑，我只有呻吟。

這呻吟，這苦笑，在我的肩上堆積着，兩年來牠們就堆積了這麼高，如今在我的身後就留了一個那麼長的陰影了。我漸漸地憎恨我的名字起來。起初我說我愛我的文章，然而到現在在我的文章被人糟塌够了以後，我也就憎恨我的文章了。我如今依舊在黑暗

裏掙扎，眼睛望着前面達不到的遠處的光明，而我的文章差不多要窒息了我的呼吸，我的名字差不多要毀滅了我的信仰，我的爲人。今天我不能夠再苦笑了；我不能夠再呻吟了。我說這一切都應該終止了。

當初我獻身寫作的時候，我充滿着信仰，我充滿着希望。我把寫作當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實的態度來走我在寫作中所走的路徑。我抱定決心：我不做一個文人。你知道我素來就憎厭文人的。我們常常說將來不要做一個文人，因爲文人不是直接做一個掠奪者，就是做掠奪者的一個工具。在小孩時代我們就見慣了文人的醜態了。誰知道殘酷的命運竟然使我自己今天也被人家當作文人來看待，而且把我們所憎厭的一切都加到我的身上了。造謠，利用，玩弄，攻擊，捧場，這兩年來牠們包圍着我，把我圍得那麼緊，使我不能夠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有一個時候我甚至疑惑我馬上就要進墳墓了。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寫出了我的「靈魂的呼號。」那文章是去年秋天我們在天津

相會時，我在你的同事的那間小屋裏寫成的。牠在上海某雜誌上發表以後，一個未見面的朋友讀着竟流了憐憫的眼淚，他說料不到我的生活竟是如此痛苦的。

在那文章裏我說過我要把文學生活結束了。可是我從北方回來，我的生活就陷落在更多的造謠，利用，玩弄，攻擊，捧場裏面。這些侮辱伴着病把我壓得不能夠動彈。我在病床上躺了好幾天，我想到我未寫小說以前的生活，我想到我在生活裏所私淑的幾個先生，我的心就被悔恨折磨着。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響了起來：『你不能够再像這樣生活下去了。你應該站起來做一個勇敢的人！』

不錯，我太懦弱了！作爲一個「寫作的人」的我，確實是太懦弱了！這兩年來我讓一切侮辱加到我的身上，我從不會發出過一聲抗議。我苦笑呻吟的次數確實是太多了。我懷着一個孩子似的幼稚的心旅行了所謂中國的文壇，我相信着一切的人，我愛着一切的朋友。於是種種使我苦笑呻吟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說過了，我沒有說過的話，我做過了我沒有做過的事。而那些話和那些事都是和我的思想相反背的。有些人在小報上捏造了種種奇異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訪問記」「印象記」等等文章裏面使我變成他們那樣的人，說他們心裏的話。

你不知道我如今是怎樣地憎恨我的名字呵！有幾次在不眠的夜裏，我猛烈地抓我的頭髮，我猛烈地打我的胸膛。強烈的憎恨割痛我的心，無邊的黑暗包圍着我。那時候我真希望能夠有一個力量來把我自己毀滅掉。我實在不能夠忍受這種生活了。我明明是愛我的文章的，而現在我的文章卻被糟塌得使我不得不憎恨牠們了。這情形就像一個母親看見她的孩子被人摧殘得失了人形。那苦痛你也該了解罷。

現在無論如何我是應該把過去的生活結束了。爲了做一個真實勇敢的人，爲了忠於我自己的信仰，爲了使我不致有親手割斷我的生命的一天，我應該遠離那些文人，我應該投身在實際生活裏面，在行動中去找力量，如我在靈魂的呼號所希望的。這就是

我所說的「拿生命來作孤注一擲」的意義了。

我究竟還有沒有擺脫掉一切的包圍而得到新生的一天，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如今是在呼號了。你是我的唯一的哥哥，我希望你在危險和困苦中時時記念着我，給我祝福！

我的夢

我是喜歡夜的。我的夜裏永遠沒有月亮，沒有星，所有的就是寂寞。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有了一個朋友。

常常我的心上起了低微的敲聲。我知道是那朋友來了，他輕輕地推開了那心的門，進到心裏面，他就昂然坐了下來。和平常一樣我就只看見他的黑影子。

「你放下筆！」他命令說。

我順從地放下了筆。

「你今天又寫了幾千字了！」他嘲笑地說。

我默默地看着我手邊的原稿紙，一共有十幾張，全是今天寫的。

「這有什麼用處？誰要看你的文章？」他繼續說下去。「幾千字，幾萬字，幾十萬字，幾

百萬字，你不過浪費了你自己的生命，人本可以拿這青年的生命做點別的有用的事情，你卻白白地把牠糟蹋了！

我沈默着。

「你整天整夜地亂塗着，你的文章在吸吮你自己的血，吸吮排字工人的血，吸吮那些年青讀者的血。你真正是在做夢呵！你以為你的文章可以感動成千成萬的新的靈魂嗎？你這蠢人！他們需要的全不是這一類的東西。」

「你不記得一個青年寫過信給你，說他愛你，他又恨你嗎？他愛你，因為你使他看見了一線的光明，他恨你，因為你使他看見更多的黑暗，他要走去抓那光明，卻被更多的黑暗絆住了脚。你只指了光明給他看，你卻讓他永遠在黑暗的深淵裏掙扎。你帶給他的只有苦惱。你這騙子，你真該詛咒呵。」

「你不記得一個青年寫過信給你，說他願意跟你去死嗎？你拿了什麼給他呢？那家

庭束縛着他，那教育麻醉着他，那社會宰割着他。你卻跑去把他叫醒了。你讓他瞥見了一個幸福的幻景，但你又把牠帶走了。那幻景引誘着他的心。他不能夠再閉着眼睛躺下去，他願意跟着你去追求那幸福的幻景，一直到死，然而你卻撇了他在後面不管了，你這懦夫，你真該詛咒呵！

「你不記得許多許多的青年曾經懷着苦痛的心求助於你嗎？他們是年青的，純潔的，天真的。他們到你這裏來，是因為那周圍的血快淹沒了他們，那周圍的黑暗快窒息了他們，他們像許多隻遭難的船要把你這裏當作一個避風的港口。然而你拿了什麼給他們呢？你說：「你們應該忍耐！永遠忍耐！」本來在同一環境裏面丹東曾經對法國青年說過，「大膽，大膽，永遠大膽！」的，你卻拿忍耐封鎖了你的港口；把那些破船全都趕走了，讓牠們漂流在無邊的海洋上，受狂風暴雨的吹打。你，你這殘酷的人，你真該詛咒呵！

「你說你那些文章使人家用看見了光明，看見了愛，看見了自由，看見了幸福，甚至看

見了一個值得崇敬獻身的目標，然而你自己呢？當一些人正爲着那光明，那愛，那自由，那幸福，那目標奮鬥，受苦以至死亡的時候，你卻躲在你自己寫成的書堆裏，讓原稿紙銷磨着你的生命，吸吮你的青年的血。你拋棄了光明，拋棄了愛，拋棄了自由，拋棄了幸福，甚至拋棄了那目標。你永遠把你的行爲和你的思想隔開，你永遠任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衝突，你永遠拿矛盾的網掩蓋着你的身子！你，你這僞善者，你真該詛咒呵！

『文章和話語有什麼用處？自從有人類社會一直到現在，所說過的話語，所寫過的文章若都能夠遺留下來，堆在一起也可以掩沒了一個世界。然而到現在人類還被囚在一個圈子裏面互相殘殺。流血，爭鬪，黑暗，壓迫依舊包圍着這世界，似乎永遠就沒有終結。文章粉飾過了太平，文章掩蓋過了罪惡，文章麻醉過了人心。那些呼聲至今還是響亮的，牠們響得那麼高，就壓倒了你的低微的呼叫。你不久就會過去了，然而那些青年的靈魂是要活下去的，你說你喚醒了他們，你卻又拋棄他們走了，讓他們留在黑暗的圈子裏面』

夢想那些光明，愛，自由，幸福的幻景，你完全忘卻了他們，讓那些打擊破碎了他們的肢體。你，你這製造書本的人，你真該詛咒呵！

『我恨你，我詛咒你！我願意我永遠再不見你！我願意我能夠毀掉你的那些原稿紙！我願意我能夠毀掉所有你寫的書籍！我願意我能夠毀掉你的身子！』

那朋友站起來，向門那邊走去。他氣憤地關了我的心的門。他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寂寞裏。在我的手邊無力地躺着那十幾頁原稿紙。

我記起來一件事情，這是那朋友忘記了提說的。在半年以前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寫信給我說：『有人告訴我說，你將來會自殺，我希望你能夠明白自殺是一件愚蠢的舉動。』同時另一個女孩子卻帶了同情地來信說：『我憐憫你，因為我知道你的心實在太苦了。』

這些天真的，幼稚的，純白的心越過了那許多欄柵到我的身邊來了。他們大量地拿

了安慰來縈繞着我的夢魂。我不是一個忘恩的人，我也知道感激的意義。但是我禁不住要絕望地問：『我果然是需要人來憐憫麼？』

『我究竟做過了什麼舉動會使人相信我我要自殺呢？難道我是一個至死不悟的人麼？』

欺騙的，懦弱的，殘酷的，偽善的，說教的，值得憐憫的，至死不悟的……這些形容詞漸漸地都逼近來，壓在我的心上，把那心的門給我阻塞了。

我不能夠再打開那心的門，看見我自己的心。我不能夠回答我自己的問話。但是我並沒有哭，因為我知道眼淚是愚蠢的。

我拋了筆，我把原稿紙全擲到地上去。我說：以後不再寫文章了，於是默默地取了一本書，翻開來，看見上面有這樣的一些字：

『我驅散了一切的回憶，把牠們全葬在一個墳墓裏。十年來我埋葬了牠們，十年來

我努力忘掉了一切。……悲哀死了，愛也死了，雪落了下來，用牠的白色大氅掩蓋了一切。我呢，我還活着，我還很好。」

我希望我能夠懂得這些字的意義。

我的自辯

最近在『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這題目下我的兩篇作品被列在第三種人的創作之林而身受了左翼批評家的解剖刀。

對於這個，我並不憤怒，因為那解剖者似乎沒有惡意，而且他並不像別的一些批評家那樣從一篇作品裏面引出了幾句對話就拿來代表作者的思想而加以攻擊。

但這樣我也並不能夠承認這批評就是正當的。因為這批評是來自一個政黨的立場，而我的政治主張和這政黨的主張就不是一致。在這種情形下面，我當然可以得着「用政治上的術語講，是錯誤；用藝術上的術語講，是失敗」這個罪名，而且被加上「人道主義，安那其主義」這頭銜。

對於這個，我也不抱怨，但可惜的是那批評者沒有指出我的作品中「所發揮的人

道主義安那其主義的觀點』是什麼。誠然我不必否認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雖然我覺得我還不配，）可是我的作品的立場常常不一定就與安那其主義相合，海底夢裏的確只表現了『對於自由，正義以及一切的合理的東西的渴望。』罪與罰裏暴露了司法制度下面的種種醜態，根本給法律一個致命的打擊。這自然不能說是純正安那其主義的立場，並且在表現方面我常常無意地流露了小資產階級的意識。這是我的缺點。我覺得是應該克服的，但這克服卻和左翼批評家所說的不同，因為我並不相信辯證法的唯物論。

谷非先生將人道主義與安那其主義並列，把二者同時加在我的作品上，而且還有一些左翼批評家以及拾他們的唾餘來寫讀後感者之流，也拿人道主義，虛無主義，安那其主義來解釋我的作品。然而他卻沒有說明這人道主義究竟是十九世紀社會運動中的 Humanitarisme（十九世紀中西歐許多卓越的社會主義者都常被稱為人道的

主義者，)抑或是近年來左翼理論家筆下的人道主義；如是後者則牠與安那其主義或我的作品都無關係。(同樣虛無主義無論是巧爾里雪夫斯基沙列夫所提倡的虛無主義，或司特普尼克所實行的恐怖主義，也都與左翼批評家所加於我的虛無主義不同。)他們因為斷定人道主義(他們所解釋的)、虛無主義(他們所解釋的)和安那其主義是同樣的東西，同時又從別的地方知道(或者猜想)一個作者是安那其主義者，於是就把這作者的一切作品冠上那三個頭銜，就如他們先拿出一個政治綱領的模子，然後把一切被批評的作品拿來試放在這模子裏面，看是否相合。全合的自然就是全好，合一部分或不合的就該遭他們擯棄，對於構成一個作品的藝術上的諸條件，他們是一點也不會顧念到的：這是他們的一貫的態度。

這樣，谷非先生就把我的兩篇作品放在那個模子裏面了。結果當然是不合，因為他已經預先斷定了我的政治主張是不同於他們的。不合的作品當然應該擯棄。於是在批

評罪與罰時，他就說我『向刑事法庭要求公道。』

事實上我的忠實的讀者會知道我根本反對在「公道」的假面下的階級的裁判。罪與罰這題目是很顯明的，並且那事實的確是一件『鐵一般的事實，』這『一個斷片的現象，』就可以暗示出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存在。而谷非先生卻完全主觀地說牠是『……心理描寫，』又說作者多少受了主觀的歪曲。

海底夢是一個寓言，寫的時候正是我的心情陷於絕望的時期，所以帶了深的憂鬱性，但是結尾卻被一個顯明的希望掩蓋了。我自己當時的掙扎也是很苦痛的。

『沒有悲哀沒有回憶，我祇有快樂，我祇有希望。』

『過去的陰影死了，一切的苦難都跟着死了。我還活着，活着來翻開我的生活的新的一頁，來達到那最後的勝利！』

這是沉悶的悲觀情調麼？

自然在海底夢裏我也犯了一些錯誤。譬如谷非先生說我『把女主人公寫成了一個救苦救難的基督，把她的楊寫成了一個基督的基督』這雖然是他『過甚其辭』，但我也得承認一半。這原因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是我在表現方面常常無意地流露了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這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克服，當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我常常會為我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所限制。這一點我不否認。

最後谷非先生勸我『和新興階級的主觀能夠有比現在較好的接近』這好意的勸告似乎是應該接受的，但是我也應該問一句：這所謂新興階級是單指在一黨獨裁制（或者如他們所說一階級獨裁制）下面卓絕地完成了五年計劃的蘇聯的工農階級呢，抑還是並指在O.N.F.指導下面與瑪西亞專制勇敢地鬪爭的西班牙一百三十多萬的無產階級和在F.O.R.A.指導下面與白色恐怖艱苦地鬪爭的阿根廷無產階級。後

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綱領似乎是兩樣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單指前者而擴棄後者，那麼對於他的好意的勸告，我就祇得恭敬地璧謝了。因為我不妨明顯地說我的政治綱領是和後者的一致的。

新年試筆

在一九三三年的元旦日，我曾經寫了下面的一段話，作爲我的新年試筆：
黑暗，恐怖，孤獨，——在寂寞的沙漠裏我又度過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這般地痛罷。給我以安靜，那片刻的安靜也可以安舒我的滿是創痕的心。

不要戰抖，不要絕望，不要害怕孤獨，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會錯的。拿出更大的勇氣來向着牠走去。不要因爲達不到那目的地而悲傷。不要把自己的命運看得太重，應該把牠連繫在羣體的命運上面，在人類的繁榮裏看出你的前途來。

我還年青，我要活下去。給我力量，給我力量來活下去，來忍受痛苦，繼續掙扎。現在還不是應該放棄一切的時候。我還沒有寫盡我所要寫的，我還要繼續寫下去。

要強健起來，勇敢起來，應該忍受一切苦難而存在，不要讓苦痛埋葬了我。

這是爲我自己寫的，沒有第二個人讀過這悲痛的自白。

現在卻又輪到我來寫一九三四年的「新年試筆」了。

一個人對自己是沒有欺騙沒有寬恕的。讓我再來打開我的靈魂的一隅罷。在夜裏，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夠閉眼睛，沒有別的聲音和景象來纏繞我。一切人世間的榮辱毀譽都遠遠地消去了。那時候我就來做我自己的裁判官，嚴刻地批評我的過去的生活。

我的確犯過許多錯誤了。許久以來我就過着兩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掙扎，我像一個戰士那樣搖着旗幟吶喊前進，我詛咒敵人，我攻擊敵人，我像一個武器，所以有人批評我做一付機械。在夜裏我卻躺下來，打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撫着我的創痕哀傷地哭了，我絕望，我就像一個弱者。我的心爲了許多事情痛楚着，就因爲我不是一付機械。

「爲什麼老是想著那憎恨呢？你應該在愛字上多用點力量。」一個熟識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

在過去我會被視爲憎惡人類的人，我會宣傳過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種種錯誤的頭銜加到我的身上。爲了那恨，我會求過凡宰特的寬恕，因爲他教過我愛；爲了那恨，我會侮辱了克魯泡特金，因爲我使人誤解了他的學說。那憎恨所帶給我的苦痛確實是太多太多了。

「你爲什麼就不拋棄掉那憎恨呢？」我也常常拿這話來問我自己。但是我永遠得着同樣的強硬的回答：「我不能！在這樣的社會裏我是不能愛人的。」我說這些話也費了很大的力量。那掙扎是很苦痛的。我知道爲了這恨，我還要繼續把苦痛當作糖果般一粒一粒地吞進肚裏。

許多人指摘過我的錯誤了。有人說世界是應該用愛來拯救的。又有人說可憎的只

是制度，不是個人。更有些人拿了種種社會科學的術語來批評我的作品。他們說我不懂歷史，不懂革命。他們說這一切只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悲哀，他們說我不能夠體驗實生活。

我也曾將這些批評仔細考察過。並且我早已用事實來回答了他們：我寫過十三四萬字的書來表示我的社會思想，來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許多古舊的書本裏同着法俄兩國人民經歷過那兩次大革命的艱苦的鬪爭，我更以一顆誠實的心去體驗了那種種多變化的生活。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個堅強的信仰。從十五歲起直到現在我就讓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淺薄的，我是直率的，我是愚蠢的，這我都承認。然而我卻是忠實的，我從不會讓霧迷了我的眼睛，我從不會讓激情昏了我的頭腦。在生活裏我的探索是無休息的，無終結的。我不掩護我的弱點，但我不放鬆牠，我極力和牠掙扎，結果就引起了一場的鬪爭，這

鬪爭是激烈的，爲了牠我往往熬盡了心血。我的矛盾也就從這裏產生了。

我的生活裏是充滿了矛盾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思想與行爲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愛與憎的衝突，這些就織成了一個網把我蓋在裏面，把我拋擲在憎恨的深淵裏，讓那些狂濤不時來衝擊我的身體。我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掙扎，我時時都想從那裏面爬出來，然而我不能夠弄破那矛盾的網，那網把我束縛得太緊了。

黑暗，恐怖，孤獨——在我的靈魂的一隅裏永遠就只有這些東西。在那長期的探索中，我永遠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沒有人能夠了解我，這因爲我就不肯讓人了解；但正因爲沒有人了解，我又把我的苦痛增大了。人只看見過我的笑，卻沒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來養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是強烈的，是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對象描畫成一個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牠變成了怎樣可恨的人，我常常把

我的愛極力摧毀使牠變成憎恨。

這一切在別的人看來也許全是不必需的，他們也許會以為我是被霧迷了我的眼睛。其實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過是一個過渡時代的犧牲者。我不能够免掉這一切，完全是由於我的生活的態度，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實地生活在這黑暗的混亂時代裏。因為忠實，忠實地探索，忠實地體驗，就產生了種種的矛盾，而又不能够消滅掉牠們。我固然有一個堅強的信仰，但我卻不是像克魯泡特金那樣純潔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亞葉夫那樣意志堅強的人；我只是一個極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許就是一個悲劇，但這是由性格上來的（我自小就帶了憂鬱性，）我的性格就毀壞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滿足。有人說過革命者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個革命者，但我卻做了一個尋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獨，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去找尋來的。對於這我不能够有什麼抱怨。

我承認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強項的，我承認我已經犯過許多錯誤。但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過。那責任應該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來負擔。也許我會爲這些錯過而受懲罰。我也決不逃避。自己種的苦果就應該自己來吃。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命運。做了這過渡時代的犧牲者的並不是我一個人。我甚至在像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柏洛夫斯加亞，妃格念爾這般人中間發見和這類似的悲哀，雖然他們的成就是我所不敢想象的。

然而不管這些錯誤，我依舊要活下去，我還要受苦，掙扎，以至於滅亡。

那麼在這新年的開始就讓我借一個朋友的話來激勵自己罷：

「你應該把你的生命之船駛行在悲劇裏（奮鬥中所受的苦痛，我這樣解釋悲劇，）在悲劇中振發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創造。只要你不爲中途所遇的災變而覆船，則盡力爲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擋一切苦痛，串演無數悲劇，這

新 年 試 筆

「纔算是一個人類的戰士。」

我與文學

沈默，這半年來的沈默差不多悶得我說不出話了。我很高興還有這機會讓我在這裏來饒舌。

我生下來，在一個古舊的大家庭裏，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但我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在雅片烟燈旁邊我聽過不少從轎夫，聽差口中講出來的故事。在柴灶前面我會幫忙過轎夫們燒火煮飯。在這一羣沒有智識，缺乏教養的人中間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態度，我得到了那近於原始的正義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書本所告訴我的，教師所傳授我的，都早被時間之水沖洗去了。只有那生活態度，那信仰，那性格還留下來，成了不能夠和我分離的東西。我徹頭徹尾是一個粗野的人。

我缺乏教養，我沒有智識，我不會登過藝術的宮殿，我也沒有入過學府的堂奧。雖然也會跟在文豪學士的後面喊過幾聲，但也不過喊而已，自己從不敢妄想跟着文豪學上高視闊步地走進文壇。我根本便是一個不學無文的人。這原形無論如何是無法遮掩的。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會想知道過。大學裏有關於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裏有種種關於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僕人中間是不存在的。他們夢想不到會有許多人靠着文學吃飯。他們也決不會夢想到我也有過靠稿費維持生活的事情。

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於文學的書。我寫文章不過是消費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費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卻不能夠禁止牠。社會現象像一根鞭子在後面驅使我，要我拿起筆。

但是我那生活態度，那信仰，那性格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掙扎。我常常絕望地自問：難道我是被命定了跟在文豪學士後面吶喊的麼？我難道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我是從下人中間出來的，我應該回到他們裏面去。

現在我的筆算是暫時放下了。雖然沈默也使人痛苦，但我希望我能够堅持着不再把我的筆提起來。

靈魂的呼號

××：

我把我的第三本短篇小說集獻給你，同時，
請你聽聽我這孤寂的靈魂的呼號罷。

在南京一個朋友的溫暖的房間裏我想到你，在青島的靜寂的山居中我想到你，在濟南的一個寒陋的小旅舍中我想到你，在天津浦車上不眠的夜裏我想到你，在天津一個學校的宿舍裏我想到你，在北平一個黑暗的巷子裏的公寓中我想到你。想到你，我就彷彿看見你的那一對關切的大眼睛，我就彷彿聽見你的那些溫柔關切的話語，我就感到心的激盪，我就抱怨我自己，抱怨我自己的長久的沈默。我覺得我應該給你寫這一封信。

今天和兩個朋友在東安市場一家廣東酒樓上喝了幾杯白玫瑰出來，坐在洋車上，

讓車夫把我顛播地拖過舊都的黑暗泥濘的街道。我在黑暗中睜大了眼睛，我的心火一般地燃燒起來，我的身子激動得發戰。我不能夠再保守着沈默。我覺得我要是再不說一句話，我的身子也許就會被那心的火燒作灰燼了。而且近來因了過於浪費我的健康，我就常常想到死，一些經歷使我覺得死並不是一件難事，假若我明天就死了，豈不是我就永遠沒有機會使你了解我嗎？所以我回到公寓以後就在一張小條桌前面坐下來，給你寫這封信，讓我的靈魂的呼號有機會入你的耳朵，因為你是個唯一的可以聽我的靈魂的呼號的人。

我開始應該向你說些什麼話呢？這時候我的手邊放着兩封索稿的信，在那些信裏，他們稱我爲第一流的作家，還有一封遠方的不認識的青年的來信，在這裏他說了許多誠摯的敬慕的話，他說到我的文章寫得怎樣使人感動；這時候我的手邊還放了幾本新出的雜誌，那上面都登載着我的文章，但是他們對於我都變成陌生的了，不僅是陌生的，

而且還是些反面的譏刺。在我的心苦痛得最厲害的時候人們卻寫了欽慕讚美的信來。這些信函只有增加我的心痛，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孤獨。這時候我只需要一點些微的安慰，而在這世界上卻沒有一個真正了解我的痛苦的人，沒有人把這安慰拿來給我。

××，你是知道的，我把全部精力貢獻在寫作方面，那是去年三四月間的事情，到現在算起來不過一年半的時間。在這樣的短促的時間裏我寫了十本長篇小說。我這樣不吝惜地浪費我的精力和健康，我甚至慷慨地捨棄我日後的幾年的生活來換這八十多萬字。我每寫完一本書總要撫摩自己的手膀，我明知道這本書又吞食了我的一些肉和血，我明知道牠會使我更進一步逼近墳墓，雖然說是慷慨，但我依舊不能夠沒有一點悲戚，我默默地望着面前寫成的稿子，想到過去和現在有一些像我這樣年青人怎樣過着充實的生活的事情，我的眼睛就有些潤濕了，但我並沒有哭，我卻把眼睛掉開，去看別的

東西，直到我的眼睛乾了，我纔以另一種心情來重讀我的稿子。這就是一個所謂作家的生活了。

××，這情形不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便是你，恐怕也不知道罷。日也寫，夜也寫，犧牲了休息，犧牲了睡眠，我是在怎樣的一種情形下面糟塌我的青年的生命，這可悲的情形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地方我們偶然會見着，你誠摯地勸我說：『文章可以少寫一點，健康是更要緊的，不要貪圖目前而忘了未來，你的身體本來就不好，我讀到你的許多文章就彷彿看見你病倒在床上。』那些溫柔的略有顫動的話語至今還留在我的耳邊像一段美麗的音樂，使我的心激盪。又一次你來信說：『你近來發表的文章真是太多，差不多什麼雜誌上都有。我愛惜你，所以不得不勸你一句；像你這樣浪費地寫下去是不行的，不僅會妨害你的健康，還會妨害你的名。你簡直是糟塌你的文章了。』我沒有回你的信，痛苦和感激使我沈默着，直到這次把這小說獻給你的時候。這次

我恐怕你接到牠，甚至會說：『我不要接收你的小說，你自己這樣糟塌你的文章，你一定不愛惜牠們。』

××，怎麼你也會這樣不了解我呢！怎麼你也會像一般人那樣拿誤解來折磨我呢！但是我沒有一點抱怨你的心意。我知道你說那些話全是爲的愛惜我。不幸的是我不能够照你的話那樣做。那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的。

××，我的這幾句話並不是一種遁辭。我告訴你，我也和一般人一樣是需要着休息，需要着逸樂，需要着活動的。在這樣青的年紀就把自己關閉在書齋裏，把頭俯在書桌上，讓紙筆做了自己的長久的伴侶，這完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這種所謂作家的生活乃是極可悲的生活。不知道有許多次在不眠的夜裏我睜起疲倦的眼睛，用了最後的努力在紙上工作着，在我的周圍是一個睡眠的世界，那時候我真羨慕那些能够寬心地閉着眼睛躺在床上的人呵！我想難道我的生命就應該這樣地被零碎摧殘嗎？××，這並不是

一個愚蠢的疑問，我已經得到了回答，那回答是肯定的。

我沒有一點自由，我沒有一點快樂，一根鞭子永遠在後面鞭打我，我不能够躺下來休息。這鞭子就是那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這種受苦是無終局的，我一直被牠鞭打了這許多年，被牠趕走了許多路程。即使前面就站着死亡，我也只得向前走去，那裏還顯得健康和名譽？××，你不知道當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的時候，那顆心，那顆快要炸裂的心是無處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筆寫點東西不可，那時候我自己已經不存在了，許多慘痛的圖畫包圍着我，牠們使我的手顫動，牠們使我的心顫動。你想我怎麼能够放下筆來愛惜我的精力和健康呢？我一點也不能够節制，我只有盡量地寫作，即使明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寫出來的東西會得到一個不好的命運，而且沒有永久存在的價值，我也只得讓牠去。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文學家，也不想把寫小說當作名山盛業。我只是把寫小說當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寫作中所走的路徑與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徑是相同

的。無論對於自己和別人，我的態度永遠是忠實的。因為過於忠實就不免有矛盾，我自己又沒有力量來去掉這矛盾。愛與憎的衝突，思想和行爲的衝突，理智和感情的衝突，理想和現實的衝突，……這些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一個苦痛的掙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時常說我的作品裏混合了我的血和淚，這並不是一句謊話。我完全不是一個藝術家，因為我不能夠在生活以外看見藝術，我不能夠冷靜地像一個細心的工匠那樣用珠寶來裝飾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裏呼號的人。所以節制對於我沒有一點用處。即使花費十年功夫寫一部作品，我也只會寫出現在的這樣子，何況我的生命是短促的，也不容許我有這餘裕的寫作的時間。

××，接收我的這小說集罷，我告訴你，我確實是愛我的文章的，因為每一篇裏面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淚，每一篇都給我提醒了一段痛苦的回憶，每一篇都給我叫出了一聲追求光明的呼號。光明，這就是這許多年的我在暗夜裏所呼叫的目標。牠帶來一幅美麗

的圖畫在前面引誘我，同時受苦的慘痛的圖畫像一根鞭子那樣在後面鞭打我。我在任
何時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條路。我的文章就是我在這旅程中沿途的遺留物。我爲什麼
不愛牠們呢？我又怎敢拿我不愛的東西獻給我所敬愛的你呢？

但是，××，我沒有方法可以強辯，我不能夠駁倒你所說的糟塌文章的話。××，你是
嚴厲的裁判官，在你的面前我只有低頭。我的確拚命在糟塌文章，我把文章當作應酬朋
友的東西，一份雜誌，即使那上面載滿了我見了就頭痛的名字和作品，我也讓人們把我
的文章在那上面發表。我的文章被列在各種各類各黨各派的人的大作之林，我的名字
甚至在包花生米的紙上也可以常常見着，使得一部分人討厭，另一部分人羨慕，有的人
以爲我發了財，有的人疑心我在開著作公司，還有的人……我的名字成了一個招牌，一
個箭垛，一面盾。我的名字掩蓋了我的思想，我的信仰，我的爲人。一些人看見這名字就生
氣，以爲我是個怎樣不可救藥的人，把我當作攻擊的目標；另一些人卻把這名字當作

「百齡機」的廣告，以爲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於是關於這個名字的謠言就起來了。我做了許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認識了許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朋友，我甚至變成了兩三個人，同時住在兩三個地方。其結果我因了這些更被人討厭或羨慕，而我自己依舊完全不知道。拿文章來應酬，到後來就是拿名字來應酬；自己糟塌文章糟塌名字，到後來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塌。我從來沒有發出過一聲痛苦的呼號，我像一個強硬漢似的做着這一切。××，你以爲我自己對於這些就沒有一點愛惜麼？呵，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示我是怎樣愛惜我的作品呵！你也許會以爲這又是我的一個不可了解的矛盾罷。因爲我知道你決不會像某一些人那樣以爲我貪圖巨額的稿費，××，我的爲人你是知道的，我所寫的文章就很少得過巨額的稿費，有些甚至一文稿費也沒有得過。而且我這幾年來除了小說外還著譯過兩百多萬字的東西，那些差不多都是沒有得着稿費的。只有你知道把我當做想錢的人那是怎樣的冤枉了。我××，在這一層上我的痛苦永遠

是沒有人了解的。

××，我不是個藝術家。人說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長久的，我卻以為還有一個比藝術更長久的東西。那個東西迷住了我。爲了牠我甘願捨棄藝術，沒有一點顧惜。藝術算得什麼？假若牠不能夠給多數人帶來一點光明，假若牠不能夠對黑暗給一個打擊。整個巴黎、魯佛爾宮、假、追城都會被埋在地下，難道將來不會有一把火燒燬了藝術的寶藏，巴黎的魯佛爾宮？假若人們把藝術永遠和多數人隔離，像現在遺老遺少們鑑賞古畫那樣，誰又能保得住在大憤怒爆發的時候，一切藝術的寶藏還會保存着牠們的驕傲的地位？老實說，我最近在北平遊過故宮和三殿，我看過了那令人驚嘆的所謂不朽的寶藏，我就有一個思想，就是沒有牠們，中國決不會變得更壞一點，然而另一些藝術家卻誠惶誠恐地說失掉牠們中國就不會存在。大多數民衆的痛苦和希望，在他們看來是極小極小的事情。

我的文章是直接訴於讀者的，我願牠們廣闊地被人閱讀，引起人對光明愛惜，對黑

暗憎恨。我不願意我的文章被少數人珍藏鑑賞。我願意我的文章完成了牠們的使命，過一個時期就消滅到無蹤無影，我不願意牠們永久孤寂地躺臥在名人的書架上。所以我沒有一點抱怨地拿文章來應酬朋友，讓牠們出現於各黨各派的刊物上面。我的文章是寫給多數人讀的。我永遠說着我自己想說的話，我永遠盡我的在暗夜裏呼號的人的職責。但是沒有一個人了解我。誤解，永遠是誤解，我一生所得着的永遠是誤解。如今連你也誤解了我。

××，我得向你承認，我的朋友是很多的，他們都愛護我，雖然他們的思想和我的差得遠，他們是各黨各派的人。他們過分地看重我，期望我，甚至幫助我，這是我應該感激的。但可悲的是他們並不了解我，環境和教育在他們中間劃了一道鴻溝。我感激他們，但我無法報答他們，於是拿文章來應酬，其結果就到了糟塌文章的地步，然而我也應該感激他們把我的文章散布到廣闊的中國的各處。因這許多文章我認識了更多的新朋友，因

他們，我又發表了更多的新文章。在現今情形還是這樣繼續下去的，其結果我雖然得到了更多的誤解和苦痛，我只有把苦痛隱忍在心裏，把眼淚吞在肚裏。我不能够抱怨他們。這就是我的這兩年來的痛苦生活的由來了。

××，我現在是預備把我的寫作生活結束了。我的痛苦，我的希望都要我放棄掉文學生活，不再從文字上卻從行爲上去找力量。不知道我究竟有沒有毅然放棄牠的勇氣。我在這方面也是充滿了矛盾的。我對文學生活也不能够沒有一點留戀，雖然我時時不滿意牠，雖然牠給我帶來那麼多的誤解和痛苦。我隨時預備着結束寫作生活，我同時又拚命寫作唯恐這生活早一天完結。像這樣生活下去，我恐怕我的生命是不會久長了，而且恐怕到死我還是陷在文學生活裏面。這情形確實是值得人憐憫的。

××，這樣我把近來的我的心完全剖給你看了。你看我是多麼無力，多麼可憐。你既是個愛惜我的人，就應該聽我的請求。我請求你幫助我。我現在已經是沒有一點力量了。

號呼的魂靈

請你接收我的這禮物罷。這裏面現露了我的苦痛的生活，現露了我那需要着你的幫助的心。你是能够幫助我的。

給 E. G.

五年很快地就過去了。這其間我沒有給你寫過一封信，也沒有在你常常接觸的那些報紙上報告過一個消息。也許你以為我已經死了。在混亂的國度裏死掉一個年青人，這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情，你會這樣想。不然爲什麼我回國以後就像石沉大海般沒有一點影響呢？

E. G.，我沒有死，但是我違背了當初的約言，我不會做了一件當初應允你們的事情。我一回國就給種種奇異的環境拘囚着，我沒有反抗，卻讓一些無益的事情來銷磨我的精力和生命。於是我拿沉默來懲罰了自己。在你們的 *milieu* 裏我是死了，我把自己殺死了。我想你和 A. B. 有時候在工作的餘暇也許會談到我的死，爲這事情發出一兩聲嘆息罷。

E. G., 這五年是多麼苦痛的長時間呵！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我是怎樣把牠們度過的。然而那一切終於遠遠地退去了，就像一場噩夢。剩下的只有十幾本小說，這十幾本書不知道吸吮了我的若干的血和淚。

但是這情形只有你纔了解。你會知道在這五年裏我貢獻了怎樣的悲慘的犧牲，這犧牲是完全不值得的。這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當我十五歲的時候你曾經把我從懸崖上的生活裏喚了轉來。以後在一九二七年，兩個無罪的工人在波士頓被法律送上了電椅，全世界的勞動階級的呼聲被窒息了的時候，我曾經懷着那樣的苦痛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訴，向你求救，你許多次用了親切的鼓勵的話語來安慰我，用了你的寶貴的經驗來教導我。你的那些美麗的信至今還是我的鼓舞的泉源，當我有機會來翻讀牠們的時候。E. G., 我的精神上的母親，（你會允許過我這樣稱呼過你，）E. G., 你，夢的女兒（J. P. Abbott 這樣稱呼過你。）你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現在人家在談論我的教養，生活，意識了。那些人，他們不會讀懂我寫的東西，他們不會了解我的思想，他們不會知道我的生活。他們從主觀的想像中構造成了一個我，就對着這個想像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槍暗箭。虛無主義，人道主義，人家把這樣的頭銜加到了我的名字上面。我的小說給我招來了這許多誤解。我的小說完全掩蓋了我的思想，我的爲人。雖然我曾經寫過一本三百多頁的解釋我的思想的書，（這書裏面沒有一個文學的術語，完全是人人懂得的話句，）但那些談論我的思想斷定我爲某某主義者的人是不會去讀的。他們根據一篇短篇小說就來斷定我的思想，然後再從這裏演繹出種種奇異的結論。這幾年來我就陷落在這樣的泥窖裏面爬不起來。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寫的這些文章，我決定把自己來懲罰，我使用了沉默這刑罰，幾年來我沒有和你們通過一次信，我自己塞斷了鼓舞安慰的泉源，這懲罰也使我受够了。我就是這樣地在痛苦中活埋了自己。

今天讀着你的兩厚冊的自傳 *Living My Life*，那兩本充滿着生命的書把我的靈魂猛烈地震動了。你的那響徹了四十年的春雷般的吼聲通過了全書來叩我的活葬墓的墓門了。這時候沉默也失掉了牠的效力。生命之火燃起來了。我要回到那活動的生活裏去。我也要去歷盡那生活的高峯和深淵，歷盡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悅，歷盡那黑暗的絕望和熱烈的希望。我要以你所教給我的態度從容地去度那生活，一直到飲盡了杯中的最後的一滴。

E. G.，我現在開始來打破那沉默了。同着這封信我願意把我的最近的這本小說集獻給你，牠也是我的沉默時期中的產物，牠也浸透着我的血和淚。從這裏面你可以看出來我的最近一年的苦痛生活。而且從『在門檻上』一篇裏你也可以看見你自己的面影。我因了你的介紹纔讀到屠格涅夫的那首偉大的散文詩，才認識亡命巴黎的那些柏羅夫加斯亞型的女性，在我的腦筋裏，她們的印象也是永遠不會消滅的。我盼望着在最

近的將來我和你，和她們能夠在地中海畔的巴斯羅納見面，那時候我決不會再向你絮絮地談我的苦痛的生活了。

嚙語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

在一篇短文的開始我寫過了這樣的一句話：

『沉默，這半年來的沉默差不多悶得我要死了。』

這並不是假話，裏面不含有一點誇張。短短的二十個字也是由痛苦的經驗堆積起來的。

說痛苦，大概誰也不肯相信，在這國度就充滿着把幻想當作現實而靠着這幻想生活的生物。對於他們這世界上就只有光，只有花，只有愛。

然而我的眼睛卻看出異樣的景象了，我的耳朵也聽見了異樣的聲音。甚至在黑夜裏那眼睛也是睜開的，同時還有各種聲音繼續送進耳裏來。光麼？周圍是黑漆的一片；花

麼？我聞不着一點兒香氣，愛麼？這裏是如此地寒冷。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墳墓裏罷，死床上罷，狹的籠內罷。我怎能夠知道！也沒有人來告訴我。好寂寞呀！我竟看不見一個人。爲什麼呢？我真的死了嗎？可是我明明還有一口氣！

好悶呀！我簡直透不過氣來。什麼東西壓在我的胸膛上。是這樣地重！我想動，但是我的手足都似乎變硬了，不是誰把牠們給綁住了。我竟是這麼糊塗！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我全然不知道呢！

怎麼辦呢？老是納悶着，老是焦急着是不行的。我實在受不下去了。我要嚷。可是我的舌頭不能夠轉動了。爲什麼？我的舌頭是被誰割掉了罷。我用盡氣力也嚷不出聲來了。話到了喉管又縮了回去。我在吃自己的話。我咽了一肚皮的話。怪不得胸膛上是那麼地重。我算是完結了。手足沒有用，舌頭也沒有了。我老是躺着。然而我也得明白我這身子究竟在什麼地方！我一準是被誰關在囚籠裏面了。但我不是一隻只會討人歡喜給人玩

弄的小生物。我又不曾伺候人，看別人的臉色知道別人的喜怒。那麼……我會被當作一隻野獸嗎？可是我並不會咬過人，我根本就不會看見過一個人呢！

掙扎罷，找誰理論罷。沒有一個人。黑暗裏在我眼前彷彿幌着一些離奇的影子，卻是這麼淡，這麼模糊，耳邊又只有一些啾啾般的叫聲。不管這地方是墳墓，是死床，是囚籠，我總是孤單單一個。沒有誰來幫忙我。

我爲什麼會在這地方？以前我不還是自由自在的嗎？那是什麼時候？昨天嗎？不會這麼快！怎麼一霎眼我就到了這境地！這中間的經過我就完全不明白。我只記得有過一個時候我昂着頭在陽光下面走路，我張着嘴唱歌。然而不知不覺間我就到這地方來了。

快嗎？不說是一霎眼，其實總有五年十年以上了。這五年或十年的日子怎樣過去的？我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

老是躺着，這不成！我得活動一下。可是身子僵硬了，連手膀也動不得。我的血似乎凝

結了，不，給誰吸去了。什麼東西到現在還在吸我的血！我的膀子痛得要命。那東西用力在吸呀！不只一個，許多許多。牠們比蚊蟲厲害過千倍。全身上都是這些東西。牠們拚命在吸呀！我的血快完了！我得動一動！我要救我自己！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這地方還有一點希望存在嗎……

我要動我的膀子。可是我沒有氣力。身子是這麼軟……怎麼？我真給人綁住了手足嗎？那繩索是粗還是細，我看不見，摸不到。沒有氣力，沒有氣力……完結了。

完結了。就這樣簡單地完結了嗎？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呀！從前我不是也跟別人的後面昂起頭挺起胸，吶喊過嗎？難道現在我就只知道完結了？沒有氣力。可是我還有知覺，我還知道怎樣用力呀！

沒有舌頭，也得咬緊牙關。膀子不能動，拳頭也得捏緊。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既然做過一個年青的漢子，也得拚命的掙扎一下呀！

咬緊牙關。我不怕！我說過不會怕。呵，我有一點兒氣力了。我在動。我的手動了，我用力在動。奇怪，彷彿並沒有繩索。我用力動着手。我的右手動了，左手也動了。我的手並沒有被人綁住。我一準是做了一個噩夢。一個多麼可怕多麼痛苦的夢呵！可是我戰勝自己了。

我勝利了。奇怪，我的舌頭動了。我居然曬出聲來了，我的舌頭明明在我的口裏！

我在什麼地方？……我知道！

我明明坐在我的書桌前面。

第二部

「黑暗之勢力」之考察

(一)

「託爾斯太逝世的時候，教會的當局把託氏認作他們一道的人。他們說：「他是我們中人。」這一件事情便使我聯想起一篇關於蒼蠅和耕牛的俄國寓言。牛拚命地耕田，蒼蠅休息在牛角上，一事不做，然而牛弄得精力竭盡回家的時候，蒼蠅卻誇大地說：「我們耕了田了。」教會的當事人對於託爾斯太的舉動恰和寓言中的蒼蠅一樣。誠然，託爾斯太把他底人類關係之概念基礎在「福音書」之新的解釋上面。然而他和現在的基督教是離得很遠很遠的。

「託爾斯太是最後的真正基督教徒，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所以他把教

會底要塞及其一切惡毒的黑暗之勢力，一切罪惡，一切殘酷的暴行完全毀壞了。

「因為這個緣故，他便受着「聖公會」（宗教議會）底迫害，被處以破門罪而逐出教會；因為這個緣故，他便爲沙皇及其劊子手所嫉恨；因為這個緣故，他底著作在俄國會被禁止。

「託爾斯太之所以能够逃脫其他偉大的俄羅斯人底命運，其唯一的理由是他底力量要超過於教會底，要超過於貴族底，甚至要超過於沙皇底，他是俄羅斯底偉大的良心，他把她底罪惡展現在文明世界之前。

「託爾斯太對於當時的諸大問題之感到是何等地深切，他對於人民的關係是何等地密接，這在他底各種著作中都會明白地指示出來的，然而未有比在「黑暗之勢力」一劇中描寫得更爲有力者。」

以上是高德曼批評託爾斯太的一段話。

「黑暗之勢力」是貧困和愚昧之悲劇。牠描寫一羣浸在貧乏與黑暗中的農民底生活情形。這種可怕的情形，特別是關係女人的情形，已被劇中的一個人物明白地說出來了。

密特里 你們女人和姑娘有數百萬，然而你們都是和森林裏的野獸一樣。她那樣地生，她也那樣地死。她連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會聽說過。一個男子是多少會學得一點東西的；如果沒有別的地方可學，那麼至少在酒店裏，或者因偶然的機會，進得監牢，再不然像我這樣在軍隊裏學到一點東西。然而一個女人呢？關於上帝的事她一點也不知道。不，她連日子也分別不出。她們亂爬着像瞎眼的小狗一般，把她們底頭貼在糞堆裏。

富農彼得病得快死了。然而他非常愛錢，而且奴使着他底年輕的妻子阿尼西，他底

前妻所生的兩個女兒，和他僱用的長工尼其泰。他不願意他們有一點兒休息，因為他既怕死，又非常愛金錢。阿尼西恨她底丈夫，因為他強迫着她作苦工，而且他又老又病。她愛尼其泰。年輕的尼其泰是不能夠拒絕女人的，女人便是他底主要弱點，他在女人之前是毫無力量的，他未到彼得底田莊上來的時候，已經和一個孤女馬林發生了關係，那女兒有了孕，便求助於尼其泰底父親阿奇姆。阿奇姆是一個單純而誠實的農人。他逼着他底兒子娶那女兒，『因為騙一個孤女是一件罪惡。』他向他底兒子說：『尼其泰，當心！一滴犯罪之淚不會白白流過去的，牠會流在一個人底頭上的。當心，否則你自己也會遇着這樣的報應。』阿奇姆底良善和樸實處處受着他底妻子瑪德鄰底貪心和惡念之反對。結果尼其泰依然留在彼得底田莊上。而阿尼西受着瑪德鄰底指使竟毒死了老彼得，偷了他底錢。

阿尼西底丈夫一死，阿尼西便嫁與尼其泰，把彼得底金錢讓給尼其泰揮霍。尼其泰

做了一家之長，不久便變成了一個浪子，一個專制者。他本來所有的好處都被這種有閒而有錢的生活消滅得乾乾淨淨了。金錢本足以毀滅人性敗壞良心的，何況又加上一種自覺，一種悔恨，明白他自己曾經間接地參加過阿尼西底罪惡呢？這樣一來，尼其泰對於阿尼西便由愛而變到深惡痛恨了。他把彼得前妻底十六歲的女兒，又聾又笨的阿庫林作為情婦，而強迫阿尼西來服伺他們。阿尼西有力量來反抗她底前夫彼得，然而對於她所愛的尼其泰，她便無力來反抗了；她愛他，這愛情就使她變成弱者，而甘願屈服於他了。「我一看見他，我底心就軟了。我沒有勇氣來反對他了。」

老阿奇姆因為家裏的馬死了，要另外買一匹馬，便跑來向他底新近發了財的兒子要一點錢。他很快地便明白他底兒子是沉在罪惡之沼澤中了。他要救他，他要使他覺悟過來，他要喚起他底好心。然而他底努力是無用的。

阿奇姆不能留在罪惡叢中。他離開了尼其泰，甚至於他先前向尼其泰要來購買一

匹馬的錢也退還了。

阿奇姆 罪孽是互相連結的，做了一個，便要做第二個。尼其泰，你是被罪孽纏着了。我明白你是被罪孽纏着了。你被罪惡纏得非常之緊。我聽說現在他們連父親底鬍子也要拔了，——然而這只是向着毀滅的路上走的……你底錢在這裏。我要去乞食，不願拿你底錢……讓我去。我決不留在這裏！我寧可在籬邊過夜，不願意留在你底污穢叢中。

阿奇姆之爲人及其性格在下面一段對話中被託爾斯太表現得非常活靈活現。

密特里 比方你有錢，我底田地正荒蕪着；是在春天，而我沒有種子；或者我沒有錢完納糧稅。我便跑到你這裏來，說：「阿奇姆，請借十個盧布給我。我等到秋天收穫的時候，便還給你，另外還加上十分之一的利息。」比方，你看見我還有一匹馬或一頭牛，可以被搾取，你便說：「我要兩三個盧布做利息。」繩子已經套在我底頸項上了，沒有牠，我是不能夠進行的。我說：「很好，我願借這十個盧布。」到了秋天，我賣出了一點東西，把錢還給

你，你另外搾取了我底三個盧布。

阿奇姆 然而這是一件不公道的事。一個人要是忘記了上帝，是不行的。

密特里 等一會兒，且等我說完：你把我底錢搾取了。比方阿尼西也有錢放着不用。

她沒有存放的地方，而且因爲是一個女人又不知道拿錢來做什麼事。所以她便跑來找你：『我能夠用我底錢生點利嗎？』你便回答道：『是，你能夠的。』那麼我便等着。第二年夏天我又來找你。我說：『再借給我十個盧布，我還要付利息的。』你便注意着，看我底皮剝下來沒有，還可不可在我底身上弄出一點錢，如果我還可以被搾取的話，你便把阿尼西底錢借給我，然而要是我連飯也沒有吃的了，你曉得我是無法被你搾取了，你便說：『兄弟，願上帝與你同在！』你便去另找一個可以被你搾取的人，把阿尼西的錢借給他。如今銀行做的事情便是這樣。牠就這樣維持下去的。朋友，這真是一件非常聰明的事情。

阿奇姆 這算做什麼？這是齷齪的行爲。如果一個農人做了這樣的事，農人們便會

把這當做一件罪孽。這是不合天理的，這是不合天理的。這是壞事。有學問的人怎麼能夠做出……據我看來，沒有錢固然有苦惱，然而有了錢苦惱更增加了一倍。上帝叫人作工。然而你卻把錢放在銀行裏，自己舒舒服服地躺下來睡着，讓錢來養活你。這是壞事，——不合天理的。

密特里 不合天理嗎？朋友，如今的人是不管什麼天理不天理的。他們只想着怎樣纔能夠搶別人底錢。

當阿庫林有孕的事還不顯著的時候，她和尼其泰的關係也不會被鄰人們知道。然而到後來她生下孩子來了。這時候阿尼西便又回復到了主人底地位。而阿庫林卻由主人底地位變成奴隸了。她對於阿庫林的憎恨，她底被蹂躪了的對於尼其泰的愛情，以及尼其泰底母親（馬德鄰）底惡念聯合在一起便使得她變成了一個惡婦。阿庫林被趕進倉裏躲起來，因為那一天媒人正到尼其泰家來看人。她底婚事就由她底繼母和馬德

鄰定奪了。外面客人正在飲酒的時候，她一個人被關在倉裏。她『不願嫁人，』然而別人卻把她嫁了。不僅是這樣，她底小孩子，她和尼其泰的私生子，她也不能夠留着養育，竟被人生生地拖了去，去活埋了。

阿庫林在倉裏生了孩子，而馬德鄰和阿尼西卻騙尼其泰說這小孩已經死了，而且強迫他去埋在地窟裏。尼其泰最初是不願意的。

尼其泰 你們真纏死我了。我要走。你們要怎樣做，你們去做好了。

阿尼西（自門內出）他挖好了坑嗎？

馬德鄰 他不願意呢。

阿尼西（大怒奔出）不願意！坐在監牢裏喂虱子願意嗎？我立刻就到警察那裏去說。要失敗就失敗，就一塊兒失敗。我全都說出來。

尼其泰（戰慄）你說什麼？

阿尼西 什麼？全都說出來？誰拿的錢？！誰進的毒？！可是你早也曉得曉得，是和你商量好了的……

果然「罪孽是互相連結的，做了一個，便要做第二個。」尼其泰到底不得不答應去埋小孩了。他接過小孩預備埋葬的時候，他纔明白小孩「還活着。還在動。」他「怎麼能夠下這個毒手呢？」

然而阿尼西能夠，她「從他底手裏奪下小孩，拋進地窖裏去。」還說：「趕快埋好了，就不活了。」

不過要把一個活着的小孩生生地活埋，究竟是一件可怕的事，何況這小孩又是自己的孩子呢？這個可怕的打擊使得尼其泰底神經昏亂了。在暫時的瘋狂之中他用木板蓋着小孩，自己坐在板上，口裏還在說：「還活着！我不能……他還哭着。」其實小孩已經被他壓成肉餅了。

迷信，恐怖以及良心之悔恨，使得尼其泰陷於瘋狂的狀態中，他底神經受了很大的刺激，被他壓死的孩子底哭聲好像時時長留在耳邊。在這種心理狀態中，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繼續着從前的罪惡生活以至於滅亡；一是懺悔過去的罪孽而改營新生活。尼其泰走了後面的一條路。所以第五幕就開始了。

這最後一幕是描寫阿庫林底婚禮。所有相識的農人都到了場，而家主尼其泰卻逃席了。他跑到稻草院內，躺在草堆上。他想自己勒死，但沒有實行，最後決定去當衆懺悔自己底罪孽。

尼其泰 父親，聽我說！最先馬林請你看我！我對你犯了罪了！我允許娶你爲妻，我引誘了你。我欺騙了你，我又拋棄了你；爲了基督的緣故，饒恕我罷！

馬德鄰 呵，他着了魔。他怎樣了？有魔鬼附着他底身。起來，不要胡說了。

尼其泰 ……（向阿庫林）我殺了你底父親，我這條狗又沾污了他底女兒。我有

力量壓制她，我又殺了她底孩子……（向父）親愛的父親！請你饒恕我這一個罪人！當我開始放蕩的時候，你對我說：『烏底爪一旦被人擒着，全個烏便逃不掉了。』然而我這條狗並不注意你底話，一切的事如今果然照你底話實現了。爲了基督底緣故，請饒恕我。這果然是上帝底感化，上帝底啓示麼？不，絕對不是，尼其泰底覺悟懺悔，乃是他殺了小孩以後所必選擇的兩條路之一。

尼其泰是覺悟了，懺悔了。然而他也就被捕了。他底結局呢？不消說是西伯利亞的懲役。我想他底結局大概和罪與罰裏的拉斯可尼科夫，加拉瑪左夫弟兄裏的狄米特里二人底差不多（二書均杜斯朶夫斯基所作。）他底情人阿庫林會像罪與罰裏的松尼亞，加拉瑪左夫弟兄裏的格魯秦加那樣，跟着他跑到西伯利亞去。靠了她底力量，他是會終於被得救的。據我看來，阿庫林很有做松尼亞和格魯秦加之可能。而且從最後一場看來，阿庫林已經『護』過尼其泰，又『走過來和他站在一起』要求和他共享苦難了。在這

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俄國文學底特點，也可以認識俄國女性之偉大的力量。

總之黑暗之勢力是貧窮，愚昧，迷信之一幅真實的，可怕的繪圖。正如高德曼所說：『要寫出這樣的一部著作，單做一個創造的藝術家是不夠的，還需要一個具有深切的同情之人。』而託爾斯太兼此二者。所以他底第一部劇本便是傑作。他是深能了解俄國農民的。他明白農民底生活中之悲劇並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壞處，這實實在在是從那個支配了農民之一生的黑暗之勢力而生出來的。這種黑暗之勢力壓着農民，使他們一生一世抬不起頭來，使他們永遠陷於污泥之中，使他們永遠過着豬狗般的生活。

誰讀了本劇所描寫的農民生活之慘狀能不爲他們流一滴同情之淚？能不憐憫這些可憐的生物？而事實上，正是這般人，靠了他們我們纔得生活至今。所以讀了本劇的人一定要對現社會制度表示反抗，一定要主張剷除這種黑暗之勢力。本劇底使命是在每個人底心中激起正義之感情。因此本劇並不能說是『一部宗教的戲劇，』

察考之「力勢之暗黑」

而是一部描寫社會黑暗之革命的劇本，也許著者底本意並不是這樣，然而這本戲劇所給與讀者的印象確是如此。

「工女馬得蘭」之考察

(1)

記得有一本法文米爾波評傳曾說過工女馬得蘭是一本描寫思想的劇本 (*Piece d'idée*) 而不是描寫性格的劇本 (*Piece de caractère*) 他這句話自然有道理，但工女馬得蘭一劇也未能以 *Piece d'idée* 來概括。工女馬得蘭就在描寫性格一方面也是一本傑作咧。

工女馬得蘭是現代的劇本，比較霍普特曼底職工，比較高斯華底爭鬪都更爲現代。而像一線火花那樣貫穿着全書的理想也更是現代的理想。

這劇本產生的地點是近代工團主義的發源地的法國，而產生的時代又是工團主義的興隆時期。劇本上演的那一年正是杜魯斯會議議決將「怠工」正式採用爲法國

勞動總同盟的行動方法的時候。至於罷工，則已早經採用了。工團主義興隆的時期也就是勞資衝突厲害的時期，生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米爾波看見了這種情形，便忠實地用他的一管妙筆把這如火如荼的鬪爭寫了下來，成就了這個劇本。而米爾波之所以能捉住他的時代，使工女馬得蘭成爲一篇不朽的名劇，這不僅是因爲他能做到藝術的忠實，而且更因爲他自己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書中主人翁讓羅路的理想便是他的理想。要捉住時代，冷靜的觀察是不行的，必須自己生活於其中，與同時代的人分享甘苦，共同奮鬥，纔能夠體驗出他們的苦痛，明白他們的要求。米爾波因爲自己苦着書中人之所苦，具着書中人所具之希望，所以他寫出的作品纔不是空想的，寫出的人物纔不是虛構的。他能活畫出近代各種人的性格來。

還有兩件事實對於本劇之作成也有很大的影響，就是：一八九六年西班牙巴斯龍拉地方的宗教的遊行之遇炸，和一八九七年炸殺西班牙首相的安覺利羅(Angiolillo)

之受絞刑。這兩件事和羅路有大的關係。前一次事件發生後立刻有三百多人被捕，大部分是社會主義者和職工組合會員，其中也有些安那其主義者，羅路便是一個。這些人被捕後在最可怕的牢獄裏受種種殘酷的刑罰，死在獄中的很不少。安覺利羅後來知道了這個消息，便從英國到西班牙，刺死了這事件之負責人西班牙首相。於是這個可愛的孩子安覺利羅也受了可怕的絞刑。他的屍體曝在烈日下，過往的行人指着他說：『那是罪人——殘酷的兇手。』所以在江女馬得蘭第一幕第九場裏（中譯本五五頁）讓羅路對馬得蘭說：『被牽連在一件安那其主義者的謀亂事件裏，我無理由地被捕，無證據地受判，整整在巴思龍拉地牢裏憔悴了兩年，出獄時剛剛看見我的好友波那（Bernal Diaz），那個有英雄心的孩子，在一羣醉心渴血的羣衆中受了絞刑。』波那當然就是安覺利羅。

真正的讓羅路是誰，我也不會確實地知道，也用不着在這裏指出來。然而我新從馬

得蘭的國土歸來，我確實見過了不少的讓羅路，也見過了不少的馬得蘭，雖然他們現在還未享受到那兩人的光榮的命運，但我相信他們若處在那兩人的環境，他們的所爲也不會和那兩人異樣的。這一點我便感到米爾波的藝術的真實，所以我說他在描寫性格方面也是成功的。

若有人因爲女工馬得蘭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便說牠的時代過去了，那麼我要指出他的錯誤。絕好的證據便是我的幾個在讓羅路們作工的那種工廠裏作過工的朋友們所告訴我的話，他們在工廠裏的生活過是和讓羅路們差不多。

讓羅路所攻擊的「壞牧人」也正是米爾波所深恨痛絕的，本書原名就是「壞牧人」，這正足以看見米爾波之著重點。米爾波又在一篇短文裏盡力譏笑這類的人。米爾波如今已死了。可是「壞牧人」還有不少咧，大名頂頂的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也就是「一個壞牧人」還有做過法國總統的米勒蘭……這樣的人中國恐怕也有罷。

(2)

描寫無產階級的生活之困苦，還不是本劇的唯一長處，因為在職工裏，在爭鬪裏，工人的困苦生活也同樣可怕地顯露於我們的面前。而且在這一點上米爾波的描寫倒比左拉在他的小說萌芽中所描寫的差得太遠了。左拉的描寫更是何等有力，何等怕人！

我以為本劇的特點乃在能忠實地描寫出（1）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2）資產階級的慈悲心；（3）感情與理智之衝突；（4）資本家的心理。最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愛情的力量。

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確實一個騙人的東西，所以文豪託爾斯太要痛罵牠，所以易卜生要痛罵牠。米爾波在本劇裏對於牠的攻擊也是很厲害的，不過米爾波用的武器不是熱罵而是冷嘲，這冷嘲也許比熱罵更要難受。你且聽像都盧得「這樣的自由黨人」的言語：

都……這裏的情形總算好極了！工人們有什麼可抱怨的？他們幸福到萬分了……

……他們有了一切；——很好的工錢，很好的住處，很大的保險費，還有工會。

再聽下去：

豆 富人們又能給窮人們作出一切社會美德的榜樣。

都 這不是一句可以當作我們的一切組織的銘言的話麼……

都 我常常做這樣一個美麗的「夢」。我只願有一塊小田帶一間很小的房子，

一頭很小的牛，一匹很小的馬，再要兩千佛郎……然後我耕田自食。做個窮人，是多麼

快活……但是做這麼一個快樂廉直康健的窮人就連夢想也想不到的……因為我

有了太多的旅館，房屋，樹林，獵場，朋友，奴僕了。我是被這一個財富的鐵鏈絆住了。

工人們在府邸外面遊行示威，叫起「打倒喇爾江」「罷工萬歲」了。都盧得嚇着

要走了。「他的帽子顯而易見地在桌子上。」然而他卻叫：「我的帽子呢？」多麼慌張！

走了，他的臨別贈言是：『我從此討厭了自由主義。』

假面具穿揭了。無怪乎喇爾江要罵：『唉！可憐的鬼子們！』

再說資產階級的慈悲心。這可用熱勒維耶來代表。開明月刊第三號螫蟲君的「對於工女馬得蘭之批評」中曾有「戴了假面的虹（？）樣慈善心腸的熱勒維耶」之語，我是不贊同的。資產階級的慈悲心固然常常是假的，但也不盡然。熱勒維耶並不是知道戴假面的人，她正如她的哥哥羅伯所說『不是一個壞人。只是不知道有愛情。』……『因為應當施給人的不僅是金錢，還應當給信用，應當給希望，更應當給愛情。』然而熱勒維耶和其他許多有慈悲心的資產階級一樣，『所能做的』只是給窮人以『金錢』而『不給信用，給希望，給愛情。』她（和他們）不了解窮人，她（和他們）在『安樂的生活裏』是不能懂得『窮人們的苦痛』，『因為離他們太遠』，『彼此的心隔離』

得太遠，』所以她（和他們）不能了解他們，只覺得他們『都使我害怕，他們都是壞人。』『我對人人都不錯，每人我都給了東西，他們反怨恨我。』這樣一來，她（和他們）的好意反而變成怨恨。資產階級的慈悲心之結果大抵如是，這是無益而有害的。真正覺醒了的資產階級只有一條路可走，這是米爾波指示於我們的：做羅伯去。

羅 我自己造出一個脫離了我的階級的偏見的生活。財產所獻與我的青春的一切利益，一切特權，我都不肯接收。我是和你一樣的一個工人，我靠着我自己的勞力所得的生活。

羅 我除了爲人們謀幸福之外無其他野心。爲牠我已犧牲了財產，犧牲了青春。這樣還不夠。『我也還要犧牲我的生命，』結果他果然爲救工人的生命而犧牲。這犧牲是極有意義的。而螫蟲君在他的批評裏卻說道：『傷心的羅伯飲彈比個無名工人的犧牲還低售了他的價值。』我以為他不懂得米爾波，而且也不懂得馬得蘭在本劇之

末所說的『這孩子不再是他的了。他是屬於我們的。』這一段話了。

再說到感情與理智之衝突，這是用羅伯與他的父親喇爾江的關係，表現出來的。他們父子間思想上衝突到了極點，甚至『彼此相談相看，不是像父親和兒子卻是像仇敵和仇敵。』然而在感情上彼此仍是相愛。

羅 我愛你……我愛你。

喇 是的，如果我們彼此不愛了罷，我可憐的孩子，（略停）我們還會這樣難受麼？

第三幕第二場父子間的爭辯，寫得何等有力！結果：

羅（努力） 你有道理！我們的思想越離越遠了。這是一件太……太苦痛的事！
……我去了。

喇（略停一刻，然後用責備的聲音說）實在你可以走了。

後來第六場：

喇（狂怒地在房裏大步走着，突然向羅）還有你我也攆。我願意不再看見你！

……我願意永不重見你。滾……滾！

羅 呵！父親這是你自己要這樣做的。

最後羅伯被他的父親請來的軍隊的槍彈打死了。而喇爾江呢！

喇 你這些哭着的人，聽我說，你們這些失了兒子的母親，你們這些寡婦，聽我說，我把我的財產全部給與你們，我也把我的生命給與你們。但是告訴我給我說，我的兒子在那裏。……瑪利亞娜，你看見我的兒子嗎？告訴我……唉，一點也不憐憫我！一點也不憐憫我！……

喇（嗚咽着，任人牽引像一個小孩子一般）我的兒，我的兒！

第四，說到描寫資本家的心理，下面的一段話真是非常深刻的描寫了：

喇 在我的生活裏並無他種激情，只有工作……這並不是爲金錢，也不是爲財富或奢侈，乃是爲這工作所給我的高尚而強烈的快樂，而且爲了近幾年來牠佔住了我的心，使我忘記別的事。我可以替我自己說一句公道話，我的社會的任務，我的巨大工作之任務，會比較那些含糊的學說，無益的允許，不能實現的夢想更有利於人。靠了我所生產的一切物品，我縱然不會使得小民們變成富翁，至少我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幸福，減輕了他們的困苦……

自大的資本家的心理卻是這樣。他們並不是吃人的魔王，他們只是自大的自利主義者。他們以爲靠了他們，工人們纔能夠生活下去，而事實卻正相反。什麼「增加幸福」什麼「減輕困苦」都是些夢話。受了夢話的騙，本來「不是壞人」的資本家卻變成吃

人的魔王了。他們爲滿足自己的激情，爲求得那種強烈的快樂而工作，在他們以爲是正直的行爲。不錯，這是正直的，然而如果他們一旦把眼睛睜開一點，看見這工作是一個殺人的工作，他們自己能不驚心動魄？

(3)

描寫愛情的力量之偉大，也是本書的特點之一。自然這樣的描寫在別的書上也是常見的，不過米爾波把牠穿插在這樣可怕的生死的勞資大鬭爭裏，讀起來更覺動人，更覺有力了。

我在許多地方發現出來米爾波的工女馬得蘭是從左拉的小說萌芽中脫胎出來的（這理由當在「萌芽之考察」一文中詳說。）他的馬得蘭就是萌芽裏的馬二家的（La mahende）而且也就是她的女兒加塞林，雖然她們母女底性格在表面上是多少不同。萌芽裏的馬二家的也和馬得蘭一樣，在罷工失敗，工人被屠殺，他的丈夫飲彈後，她

依然保持着對於正義之信仰，當愛及安（萌芽裏的讓羅路）和她告別時，她緊緊地握着他的手。『在這一次最後的握手中，他依然明白這是同志般的握手，一次長久的默默的緊握，這給他約定在將來再動手的日子裏的會期。他完全懂得。在她的眼睛的深處還保留着平靜的確信。』而那時候呢，許多的男子已經屈服了。同樣在工女馬得蘭裏馬得蘭也是一個最後還保持着對於正義之信仰的人。

萌芽裏雖寫了幾個可愛的女人，然而左拉在這書裏寫愛情恰和他在其他十九卷魯公馬加爾叢書中差不多，不是寫得叫人流淚，便是叫人打寒噤。你看他寫愛及安與加塞林之愛，與魯格女兒之愛，與馬二家的之愛，（雖然馬二家的的年齡較愛及安大得多，而且他們倆從沒有表示過愛情，然而我們讀者是明白的。你看愛及安和馬二家的告別時，她最後不是慢聲地說：『你不記得別人說我陪你睡過覺。天呀！在我的丈夫死過後，只要我是年青一點，這倒是很可以做出來的，是不是？』嗎）寫得何等可怕，可哀，和米爾波

寫馬得蘭和讓羅路之愛比較起來，未免差得太遠了。左拉是一個以人生爲實驗室的冷靜的解剖者（但寫四福音時的左拉就不同了），而米爾波是一個熱情的安那其主義者，他生活於人羣中，同感他們的苦樂，所以他寫工人間的愛更能有聲有色，他的描寫乃是一付鼓舞起人們的勇氣和熱情的興奮劑，讓羅路，馬得蘭兩人幾次的對話是何等的真誠，何等的美麗。

讓 馬得蘭。不錯，我在夢想，我在夢想着一些事業，也許一些大事業……然而如果我再會有行動的熱狂和戰鬥的慾望這便是爲着你，由着你，同着你。

馬 爲着我？……同着我？我不過是一個多愁多病的可憐的女子……我並不美麗。

讓 不美麗呵！馬得蘭，你沒有富家女子的傲慢的美，那是用我們的皮肉和饑餓造出來的……你有我所愛的美，充滿了受苦之美，我跪在你的面前。你的可憐的面孔，

已經憔悴了，……你的兩肩，已經彎曲了，……你的手，你的無血色的小手，……指頭已經被工作磨壞了，……你的眼睛，呵，你的眼睛已經因了無數的悲哀和眼淚而變紅了，……你不知道牠們拿了何等神聖而有力的愛情脹滿了我的心，……牠們還重燃起了我的恨，……不美麗！因為你還不會有過青春，……因為你永遠總是有着太多的困苦！……你好比一株永沒有見着陽光的可憐的小植物，……然而陽光，如果我給你帶來呢？……然而青春，如果我給你擊回來呢？……然而困苦，如果我用我的全量的溫柔，把牠從你的臉上心上揩掉呢？

馬 不要說這個，……不要說這個，……你使得我哭了。

讓 還有你的靈魂？你以為我在所有別的靈魂中不會認出你的純潔的犧牲的，平靜溫柔的英勇氣概的靈魂！……不錯，我有一件報復與正義之工作要來完成，然而爲了這個，須得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伴侶，有你的這樣的剛勇的靈魂的婦人。

馬 不要給我說這個，我請求你！我沒有勇氣。你知道我只會哭。

讓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孤獨來對付這些可怕的事。如果兩個人由愛情結合起來，便什麼都不怕了，連死也不怕了。

幾個月以後：

讓 呵！馬得蘭……你的心是何等樣的心！我在你的面前覺得自己是何等地渺小了。

馬 不要這樣說！……然而如果沒有你我還會成個什麼？你不記得我從前是何等地病弱而胆怯，我的靈魂裏是何等地黑暗嗎？你來了。我內部一切的黑暗地方，都光亮起來了。我的至愛，靠了你的光明，靠了你的光明纔造成今天的我。

讓 今天！馬得蘭，今天正是你在扶持着我。當我的勇氣在動搖的時候，你便堅定了牠；當我灰心消極的時候，你又不不停地給我造出新的力量和信仰來。在你的眼裏在

你的眼睛深處，我看見了未來的星光閃耀着，而偉大的解放之黎明到底也昇了起來。我早已在你的眼淚裏猜出，而且看到這一切了。

還有：

讓 馬得蘭！馬得蘭！我要忍受所能發生的一切！不管還有什麼苦難，什麼背叛，什麼痛楚在等着我，我也不再抱怨了，因為我既然有一天在我的困苦的路上得着了你的愛情之偉大而高尚的快樂。呵！你的眼睛，我從那裏得到了神聖的力量；呵！你的嘴唇，我從那裏飲到了奇蹟之瓊漿。

最後在第四幕第三場，馬得蘭的一篇演說救了讓羅路的生命，挽回了他的已失的信仰，鼓舞起了羣衆的勇氣，把已懷二心的羣衆重新團結起來，使他們甘心去爲爭正義而作壯烈的犧牲，在經過了這樣的事實之後：

讓 你看，如今是我哭了，是我在你的懷裏哭了……我是你的小孩子。

馬 我愛你，我的讓！

讓 這是狼羣，你使得他們變成了綿羊……這是懦夫，你使得他們變成了英雄！
……你的力量是何等地大！

馬 我愛你……

讓 他們要殺我……你把我從死裏救出來……

馬 我愛你……

讓 馬得蘭！你是有高貴的心靈的女人，你是天地間所生的精華中的一個，從前在遼遠的時代裏，常有這樣的人從民衆中間產生出來，以喚起已死的勇氣，立起已失的信仰……你便是這一個……

馬 （緊抱着讓，用她的口蓋着他的唇）這一個愛你的人，讓，此外便不再是什麼了！

這樣的愛情寫得何等地真摯，何等地細膩。在寫過了前場動的，騷亂的，熱狂的，盲目的羣衆心理之後，又來寫這靜的，細膩的，充滿了刻骨的感激的愛情之話語。讀者的緊張的心情至此便寬鬆了許多，然而同時又有了一個微細的感覺深入了讀者的心裏，這是苦是樂，是酸是甜？我分別不出。「我愛你」三個字和前場的一篇演說有同樣偉大的力量，前場裏口如懸河的馬得蘭這時候只能說出這三個字了。在這一點我覺得左拉的萌芽寫愛情沒有這樣的美麗，便是魯公馬加爾叢書最後一卷巴斯加爾醫生裏那一段最富詩意的最美麗的巴醫生叔姪之愛的描寫裏，克羅蒂的幾段美麗的話，也不及馬得蘭的三個字來得有力。米爾波的工女馬得蘭雖然脫胎於左拉的萌芽（這是我個人的見解）但在這一點米爾波卻是「青出於藍」了。

(4)

工女馬得蘭譯成中文後，並不是不會引起國人的注意的。「馬得蘭萬歲」，「小母

親，「人類的母親」等等呼聲也可以常常聽得到。

然而我要說馬得蘭並不是一個稀有的女傑，她不是某一個女人。她是全個革命的女性，受苦的女性之象徵之代表。或者再說得寬一點，她是全體女性之代表。我說所有的女子若生來就處在馬得蘭的環境裏，則都可以爲馬得蘭。左拉的許多小說裏的女主人公，俄國文學的女主人公大部分都和馬得蘭差不多，罪與罰裏的松尼亞不是被西伯利亞囚人稱爲小母親麼？萌芽裏的馬二家的加塞林，穆格女兒這些女人不是都可以爲馬得蘭嗎？從我在俄羅斯 士女傑序言內所引證的許多事實看來，俄國女子不是都可做馬得蘭麼？

似乎左拉在勞働裏會說過只要女人還受着苦，世界便不能被救；（但我讀勞働是在馬賽一家濱海的旅館的五層高樓上四個晚間臨睡前的時光中讀完的，現在書又被我友君毅借去了，所以左拉的原語究竟是否如此，我就難擔保了。）我要再補充一句：世

界只有靠着女人，纔能被救，換句話說世界只有由馬得蘭來救。馬得蘭並沒有死，而且永不會死，我看見過她，我在到處都見過她，那麼，這世界是終於會得救的了。

岳煥在江女馬得蘭譯本序裏說馬得蘭的最後兩句話「暗示新思想新運動目下雖然失敗，但種子卻留下了。」我覺得這意思還不大明瞭。「我的兒子沒有死……讓的兒子沒有死！」這不是暗示，這是事實，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誰能說你們不看見馬得蘭的兒子？難道我們自己不就是馬得蘭的兒子？馬得蘭的兒子不但「沒有死」而且永不會死，只要世界不毀壞，人類不滅亡，馬得蘭的兒子也不會死的，而馬得蘭也不會死的。

「黨人魂」之考察

雖然百星大戲院的廣告上所說『上海十萬人看過，十萬人讚美的世界第一革命愛情片，慷慨激昂哀感頑豔之大名劇』等語不見得就可靠，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黨人魂」影片是受着上海居民的熱烈的歡迎。我因爲某種關係在兩月之間也曾看了此片三次。每次我的耳朵都幾乎被拍手聲震聾了；雖然我自己沒有拍過掌，但我也不是完全沒有被感動的。我的朋友中看過此片的差不多個個讚好。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不得不對於這個轟動上海的名片加以一番考察了。

在考察之先，且把本片的情節簡略地說一說，所以我便把本片的說明書要約如下：

廣闊的俄羅斯國土裏浩浩蕩蕩的伏爾加河邊，數十個鐵臂苦心的勞動者背着磨

筋折骨的繃繩，引着那重載如山的貨船溯着那澎湃洶湧的潮流前進，他們在艱難痛苦，人類所不能忍受的環境之中，唱那悲壯的『伏爾加的船夫曲』。

離他們不遠，在伏爾加的岸邊，一座親王的府第，高踞在山巖之上，俯瞰着一片韃靼遊民的村落，富貴和貧賤，很分明的顯出高低。村落裏許多未開化的人民中，有風流跌宕的浪女麥立許，有健壯啞口的鐵匠史蒂芬。史蒂芬的鐵臂，雖可以得麥立許的欽佩，並被她利用做保護她盜竊物品的利器，然終不能得她的愛情。同時府第中的青年王子狄密德里和美麗的公主維娜，正坐在簇新的汽車裏面，討論訂婚的問題，他們遵着普通的習慣，請韃靼的浪女卜課，浪女得到王子的賄賂，當然講許多好話幫助他成功。卜課完，兩位皇族正預備回府，看見縱橫顛到臥在地上休息的拉繃人，好奇的公主，走過去看一看，巧遇着那壯美的青年船夫費達正在飲水，忽然大有感觸，雖然貴賤相懸，心裏卻未免有情。倒是費達心中有事，漠然無動。在他們談話的時候，王子來，費達無心把一瓢水潑在王子

的脚上。王子搭起貴族的架子命令費達擦乾。費達雖然勉強服從他的命令，但他仗着他平民的血性未免說了幾句挺撞的話。王子登時大怒，用馬鞭力鞭他的雙頰。維娜公主於心不忍，竭力把王子拉開，同回府第。

夜闌人靜，廣境中火堆的四周圍坐着許多鳩形鵠面的勞動者。當中立着費達，在演說俄國政府怎樣的腐敗，貴族怎樣的魚肉平民，聽者莫不動容。韃靼的浪女對他表示愛情。費達因身許俄國，將她拒絕，浪女以爲他愛上維娜公主，十分怨恨。天色微明，伏爾加的船夫又動身走他們的長路了。

同時在府第裏面，維娜公主正和狄密德里正式訂婚。

革命發動，狄密德里王子被徵從軍。數月之中，革命軍聲勢大振，佔了俄國的大半。費達也做了革命軍的首領。他因府第中的僕人，被維娜公主的父親禁止不能出來投軍，遂帶了他們的黨人去質問。

府第中的老王性質倔強，不肯降服。黨人即據府第，自由行動，並命老王與公主設宴行酒。公主不肯喝慶祝革命的酒，反完全潑在費達的靴上。費達學王子的故智，命她擦乾。她只得服從，但她的老僕義憤填胸，開槍想暗殺費達，不料被費達的同志看見，站起來用身體遮着費達。老僕竟開槍把他打死，黨人大怒，韃靼浪女乘機提議將公主槍斃償命，衆皆贊成。由費達單獨行刑，費達允許黨人都出室，約五分鐘爲限，讓費達行刑。

費達獨對着美麗的公主，再四遷延，五分鐘已過，始終無開槍殺她的勇氣，反而覺察他自己的良心十分的愛她，同時並絕端的佩服她不怕死的勇氣。但是外面黨人時時催逼，無路可逃，只得令她躺在地上把紅葡萄酒倒在她的胸前，假作傷痕，然後開放空槍，黨人進房，以爲公主已死，不料韃靼浪女竟看出破綻，報告衆人。費達見衆人大怒，只得和公主亡命奔逃，幸而府第的僕人曾預備馬車，因此他們能安然出險，逃到一個小旅店裏休息。費達因免人盤查起見，只得承認維娜是他的妻室。

是晚狄密德里王子所統轄的王軍佔據了那所旅店，費達和維娜被擒，維娜自承是皇族。但王軍的軍官不信，並把她帶到酒排間百般侮辱，後來王子知道被辱的是他的未婚妻，大發雷霆。命令在明天開皇家跳舞會的時候將費達槍斃。

次晚伏爾加河邊的一座小城裏皇家跳舞會開幕，同時並要槍斃革命軍領袖費達。行刑時候到了，維娜從跳舞會出來看見費達將死，竟跑過去用身體遮着他，願意和他同命。狄密德里正要命令開槍的時候，忽聽見轟然一聲黨人已經襲佔了小城。囚人的反被人囚。狄密德里及其他貴族，都立在階下，受費達的審判。費達解開衣服，露出胸前背繮的傷痕，判貴族男子拉繮湖伏爾加河到革命裁判委員會。麥立許又出狡計提議命皇族婦女一同拉繮。費達見無可挽回，只得宣佈自己願與維娜同拉。於是珠履銀寫的貴族只得像牛馬一般去拉那磨筋折骨的繮繩。

革命裁判委員會中，有兩個犯人，一個是千嬌百媚的維娜公主，一個是英武不屈的

狄密德里王子，革命的領袖費達，再用他懇切動人的辭鋒，請求裁判委員念他爲國盡忠，赦他們二人。因爲他愛維娜，狄密德里也愛他所愛的人。

委員會的決議，允許費達的請求。入黨或出境，任他們選擇一種。維娜願意與費達共生死，幫助他建設新俄國。狄密德里願意出境。堂上允許。維娜和費達齊聲同唱他們的努力歌。

「我們的工作是什麼？」

努力，奮鬥，希望，犧牲！

往前進，向着那光明，

二人同心。」

在結構方面。我覺得這影片是成功的，可以當得「謹嚴」兩字的評語。而且借一段

三角戀愛的故事來表現革命的鬥爭，在技巧上確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方法。情節的穿插也很適當，這是讀者可以從上面所錄的說明書中看出來的。

雖然在本片的開始，字幕上便聲明並非宣傳，其實凡看過本片的人，誰也不能否認本片不帶着很濃的宣傳色彩。牠確實是一套帶着極強的煽動性的影片，有許多的地方很有震撼觀衆的力量，且有人根據原片及說明書寫了一部中文小說。

美國人很難懂得俄國，很難懂得革命，所以才製出這種宣傳影片，中國人也居然蹈了美國人的覆轍，所以才有人根據此片來寫宣傳小說。（據說這影片是根據一本意大利小說改編的。）其實我們如果把多年來的俄國革命運動史研究一下，我們便可指出本片的一大缺點，就是：不會做到藝術上的忠實。

本片的編者要想捉住時代，然而結果時代卻從他的手中飛去了。因為他根本就不明白他所要捉住的時代是什麼。試問從此片裏我們能看出我們是在一九一七年麼？不，

不能從本片裏我們可以看出 *Conspiracy* 式的起義，中國式的造反，我們可以看出革命的「欽差」（？）乘着船到處去發「令箭」式的首領標號，我們可以看出一羣亂民去搶劫王公的府第；我們可以看出英雄美人的事蹟，什麼英勇不屈的王子，什麼千嬌百媚的公主，什麼壯美勇健的革命領袖，什麼風流跌宕的浪女。我們可以看出爲了女人而賣同志賣黨，後來又爲女人而請求饒恕王軍司令官的革命首領；我們可以看出滑稽的革命裁判委員會與其滑稽的判決。我們是在一九一七年嗎？不，也許還要早一百年罷。

在「黨人魂」裏支持了幾年的歐戰之影響（俄國革命是離不掉這影響的）一點沒有看到；要求「麵包與和平」的呼聲一點也沒有聽到；「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人，全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一點也沒有聽到；二月的共和革命一點也沒有見到；城市無產階級佔領工廠及商店，農民沒收土地的事實一點也沒有見到；總之民衆的自發的大運動一點也沒有見到。在「黨人魂」的俄國革命裏，當時遍於全俄的工人委員會，農民委

員會及地方蘇維埃，在染受革命潮流極快的伏爾加流域中是完全沒有用的，而必定要一個青年船夫做革命領袖，率領起一羣韃靼人像一七八九年巴黎民衆攻擊巴斯底獄一樣去攻擊一個無抵抗的崩壞的王公的爵邸。到了裏面便大開娛樂會，大吃大喝，而且事事由韃靼浪女出主意，革命民衆又盡是些飯桶，所以他們的副領袖（因為他也有標號）可以任人槍殺，他們的領袖可以任意騙他們，賣他們。而他們還是吃，喝，玩。一七八九年攻下巴斯底獄的巴黎市民是如是的嗎？從這一點看來，「黨人魂」影片的編者不但不能了解革命民衆的心理，不但不懂得俄國民族性，而且還厚誣了俄國民衆。所以「黨人魂」後半部表演俄國革命之成功，在一般人看來，雖然是如何替俄國革命黨宣傳，而事實上的確是在描寫革命黨人的醜態。革命軍勝利後浪女麥立許和鐵匠史蒂芬，一個穿上王妃公主的服飾，一個打扮成貴族的樣子演出種種的醜態，這種景象，只有令人肉麻。又如最後革命裁判委員會開庭審判狄密德里與維娜公主時審判的情形，法庭的佈

置已經奇怪了。而更奇怪的是費達向法庭請求釋放維娜公主，理由是『因為我愛她，』並且還請求釋放狄密德里，理由是『因為他也愛她。』他的要求居然被允許了（這是當然的事，不然怎麼能夠以大團圓來收場，怎麼能夠使那般以革命首領與美人為畢生的二大願的人滿意？）然而世間果然有這樣的事麼？我想如果革命兩字的真意義還有人懂得，這樣滑稽的革命黨是不會有的。然而「黨人魂」裏卻有了，所以「黨人魂」完全沒有做到藝術的忠實。

而尤為荒謬的是編者連俄國革命之進程也完全不懂得，二月革命一回事實就被他一筆勾消，所以那時候就有『黨軍』了。

然而我也不能夠把本片的好處輕易埋沒了。本片前半部寫革命之前夕的情形，確實有很大的價值，船夫拉繹一段，費達與王子對話一段，費達足踏維娜公主的手套一段，革命黨人秘密會議中費達演說一段，都是非常有力的。還有費達的同志遇害一段，費達

預備執行維娜的死刑一段，以及後來維娜被王軍軍官調笑侮辱一段，狄密德里在皇家跳舞會場前面槍決費達一段，演來都非常有精彩。最使我感動的便是費達用足把維娜落在地上的手套用力地踏着的情景，說不出的無窮的哀怨和憎恨都從這簡單的動作表現出來了。還有費達演說時，幾個男女「工人」的面部表情也使我非常感動，這不僅表示出多年的哀怨和憎恨，而且還燃着未來的黃金般的希望，只看了這些臉，我們便知道定有什麼暴風雨要來了。

原片字幕是非常好，譯文也能做到短勁而有力，如「我們船夫也有一條寶綬，」
「現在我們流血，但不久別人的血也要流了。」（費達對王子語）
「你的歌聲高出羣衆含着意義哩。」（維娜對費達語，其實應譯作帶着一種使命）
「你們這種人哪里懂得！」（費達答語）
「我們等了五百年才得自由，你必要等五分鐘才死。」（費達對維娜語）
「這是領袖的符號。爲了你，我賣了黨，賣了同志了。」（同上）
「我現在要死了，

我向你說一句在生所不能說的話；『我愛你，我死了也愛你；』『你看，你的人和我的
人有何分別，爲什麼也要用全軍人馬來殺我一個人呢？』（同上）像這樣漂亮，沈痛而
有力的句子，在全片裏是很多的。

演員的藝術也很不錯，特別是費達和維娜兩主角演得最好，有些地方真可使人流
淚。可惜維娜的性格有點模糊，但這是編劇人的錯，演員不負責的。

總之「黨人魂」雖然夠不上說是一套解釋革命的影片，但在現今「怪魔」「漠
中情血」「皇后私奔記」流行的電影界中總算是一套難得的片子了，所以我看了一
次，兩次，三次。

第二部

「工女馬得蘭」譯本序

在這樣一本名著的前面放上一篇序，非但不必要，而且還是贅餘的。不過我既有了機會得先一般讀者而讀此書，牠又會使我異常感動，那麼我把我的感想寫下來，也許可以作為讀者了解此書的一個幫助，何況我又會答應過譯者岳煥君寫一點東西在他的譯稿的前面呢？

近來譯成中文的西洋文學名著中最使我感動的，只有三部書：第一部是阿志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第二部是路卜洵的灰色馬，第三部便是此書。前兩者是俄國的作品，又是小說，而且在意義上也和這本工女馬得蘭不相同。工人綏惠略夫呢，魯迅君說是一本「憤激的書」，灰色馬呢，牠的英雄佐治是一個極端的否定者，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

沒有信仰，雖然他是一個恐怖黨人。工女馬得蘭卻不是這樣。牠是一本充滿着希望的書。牠的「英雄」對於革命是有堅定的信仰的。不僅最後馬得蘭所說的「我的兒子沒有死，讓的兒子沒有死。」這兩句話裏所暗示的希望是極其明顯的，便是其他的地方也都貫穿着希望，隨處可以增加讀者的勇氣。

譯本之所以改名爲「工女馬得蘭」（這是我的意思）這意義也是很容易明白的。這本戲是以馬得蘭爲貫穿全書的一根線，以她開始，以她結局。她與讓羅路同爲全戲裏的兩個重要人物，而她的重要更超過讓羅路，我們說她是全戲的唯一「英雄」也未始不可。

馬得蘭，據讓批評她說，是「有高貴心靈的女人」是「天地間所生的精華中的一個」然而在從前，在罷工以前她「不過是一個多苦多病的窮女子」「曾是那樣的安靜而多愁。」從一個多愁多病的女兒變爲一個信仰堅定的戰士，成了罷工羣衆的「小

母親，」這樣的變化並不是什麼奇蹟。假若我們追躡馬得蘭心靈的變化，便很容易明白一方面是因苦的生活，被富人們虐待，侮辱，遺棄的生活燃起了她的怨恨，一方面是真誠的愛情，以「幻夢，計畫，奮鬥」相信託的愛情給予了她「如許多的勇氣，如許多的信仰。」這樣完成了她的變化，這是很自然的。

讓羅路以前的遭遇倒與綏惠略夫相似。他的同伴爲了信仰都跑到死裏去了，只剩下他一個。他在波那被絞死時才逃出來。到處受人嘲笑，到處被人告發。他的「苦痛之中，超過於飢餓日子的超過於無被褥的夜裏的，卻是感到人們的冷淡不關心，和給他們指示幸福之途的力量的白費，」這樣他便只停留在一個像烈火般「奔騰的激奮裏，」甚至失了信仰。但他與綏惠略夫不同的，是他後來得到了馬得蘭的愛情竟得到了嶄新的生命力和對於前途強烈的信仰，終於爲工人的利益把生命犧牲了。

羅伯與喇爾江關係的描寫，也是這本戲裏一個精彩的地方。他們父子間思想上的

衝突到了極點。甚至「彼此相談，相看，不是像父親和兒子，卻是像仇敵和仇敵。」然而在感情上他們仍是彼此相愛，仍是父子。喇爾江說：『要是我們彼此不相愛了罷，可憐的兒子，我們還會這樣難受麼？』這是一句何等沈痛的話！米爾波對於理智與感情交戰時期的心理描寫，在藝術上的價值實在是不朽的了。

喇爾江也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怎樣一個壞人，他也想做一點好事，然而因爲他的偏見太深，周圍的人如麥哥來等又是異常之壞，他自己又沒有決斷心（這是他的最大弱點，雖然麥哥來等稱讚他是一個有決斷心的人，實際他毫無決斷心。）所以終於造成了絕大的罪惡。他承認工人所要求的是生活，是很公道的事情，然而他竟拒絕了他們要求，反聽了麥哥來的話叫軍隊來，壓服工潮，結果殺死許多人而自己的工廠也被焚燬了，他的兒子因爲參加罷工者一方面的運動，也被軍隊槍擊死了，自己幾乎發了狂。這便是無決斷心的結果。

此外如都盧得等資產階級的談話以及熱勒維娜之所謂慈善，處處足表示出來橫於富人與貧民間的鴻溝，和在富人眼底下的窮人的面影了。至於二十七年苦工所造成的路易笛耶，便是表示工人困苦絕好證據。他在罷工失敗後同着鄰人到堆屍場去。他已失了腦筋，坐在橈子上望着來來往往的家屬，竟說：「這是發工錢的日子。」這時幕下，全劇由此告終。這樣的結局很有深長的意味，不曉得那些富人們看見了他們的「成績」能否不驚心動魄！

就藝術方面講，這本戲也是成功的作品，全篇無異乎是一首很長的散文詩，句法短勁而有力，修辭也很美麗，還帶有極強的煽動力。第四幕裏讓與馬得蘭的演說，恰與沙士比亞的名劇凱撒裏布魯達司與安多利歐的兩篇演說一樣，是極能動人而又名貴，即與大演說家的演說相比也無愧的。

「骷髏之跳舞」譯本序

雖然我還不配算在那般『天天在巴黎聖密雪爾大街上散步着的面部毫無表情的中國人』（借用法國某女記者語）之列，但賽納河畔一帶的舊書攤卻是我常到的地方。一個星期中至少總要去兩次，每次去的時候雖是空着雙手，回來時，兩手總是滿滿的。

然而有一次我冒着微雨，沿着賽納河望着「聖母院」的高聳着的兩個鐘樓，踏着回家的路，那時候手裏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語的小書，書名叫做骷髏的跳舞，是花了兩個半佛郎買來的。

幾天又過去了，在一個春日清晨，我一早便拿了這本小書跑到拉丁區的盧森堡公園裏。因為是早晨，遊人並不多。在一株大樹下的一把長椅上，我靜靜的斜坐着。在安靜

而適意的空氣中，我讀了這本書。陽光射在碧綠的草地上；中間圓圓的地方種着各樣顏色的花；噴水機不住的噴出絲絲的雨點，在陽光中閃耀着如顆顆的明珠。這時候我讀完了骷髏的跳舞。在這樣和平的空氣中，我的緊張的心情陡然的寬鬆了。「骷髏」在我的眼前是完全沒有了。我只記憶着首陀羅人的噴泉和草原。我似乎已經看見這一切了。我知道那日子是快到來的。爲着全人類的噴泉和草原，是到底會有的，而且不久我們就會看見牠們了。

作者秋田雨雀在愛羅先珂的童話劇桃色的雪序中說過：「你叫喊說，『不要失望罷，因爲春天是決不是會滅亡的東西。』是的，的確春天是決不會滅亡的。」這時候我的感想也是如此。不錯，春天是決不會滅亡的。

在盧森堡之春裏讀完了這本小書，心裏確實充滿了希望。現在把牠譯了出來，又恰逢着上海的春天。

「前夜」譯本序

大約在十年前罷，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讀到了一本小書。那時候他剛剛信奉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有一個孩子般的幻夢，以為萬人享樂的新社會就會與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就會立刻消滅。懷着這樣的心情來讀那一本小書，他的感動真是不能用言語形容出來。那本書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他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裏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奮鬥之大悲劇。在那本書裏面這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底夢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底終身事業。他便把那本書當作寶貝似的介紹與他底朋友們。他們甚至把牠一字一字地抄錄下來，因為那是劇本，所以還排演過幾次。

這個小孩子便是我，那本書便是中譯本「夜未央」。

十年又匆匆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十年前的事還和在昨天差不多。這十年中我底思想並沒有改變，社會科學的研究反而鞏固了牠，但是我底小孩般的幻夢卻消失了。這一本小小的書還保留着我底一段美妙夢景，不，牠還保留着與我同時代的青年底夢景。我將永遠寶愛牠。

然而我現在所介紹給我底同時代的姊妹兄弟們的這本小書卻不是舊譯本『夜未央』，而是我自己根據原本新譯的『前夜』，因為『夜未央』裏有很多譯錯及刪節的地方，把原著的精彩失去不少。

『前夜』裏比『夜未央』少了一段，即第二幕中顧安士出場的一段，這是著者後來自己刪去的，法國藝術戲院排演時即無此段。這一段插在第二幕中顯然不合宜，而且顧安士此時突然出現，也有點不近情理。

傳單底譯文得力於舊譯本處不少。其所以用文言者，並非譯者偷懶，說句老實話，譯

成白話未免太顯露了……不過舊譯本的這一段是譯得很好的。

附廖抗夫略傳

在二十五歲的年齡著了一本劇本一夜之間便成了轟動巴黎名滿全球的廖抗夫是一個身材短小的神經質的人，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波蘭克拉科。自幼就愛好戲劇，從六歲的時候起便常常到本城的戲院觀劇。他在少年時代加入了波蘭社會黨，是一個活動份子，後來在國內站不住腳，便亡命德國。二十五歲時候在柏林用德文寫成了這本前夜。柏林某戲院和他訂約排演，在試演的那一天所有的觀衆不論隸屬於何黨派皆一致讚美。然而公演的日期一旦宣布就遭警察禁止。抗夫很覺灰心，離開了柏林，預備到別國去，但到了漢堡時，又曾和某戲院經理接洽。這一次的公演成功了，轟動了全場的觀衆，因此第二天警察便下令禁止再演。抗夫於是全然絕望，便乘船赴美國。

這時候抗夫心灰意冷，不願再談起他底劇本上演的事了。然而他的友人叫他把原

稿讀給他們聽，時常鼓勵他。後來紐約的一家德國戲院決定排演他底德文原稿。這一次連演多次，並不會遭禁止。

巴黎藝術戲院經理這時候路過紐約，看了這個劇本，覺得很好。她便去見抗夫，和他訂好條約，把原稿攜回巴黎請狄米耶君譯成法文，由A布爾君排演，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演於巴黎藝術戲院。公演之夜全體觀衆有若著魔發狂。第二天全巴黎各大報一致作文讚美前夜爲無上傑作。此後兩年之間連演百餘次，無不滿座。巴地牛大街本是荒涼的街道，這時候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了。自三年以前基士特馬克爾底本能一劇在莫里哀戲院上演以後，巴黎從未有如是之盛況。

A.布里斯松在時報上批評道：「……我們不能夠拍掌喝彩。我們只有頓腳。我知道這種熱誠一部份是由於神經緊張的緣故。然而在我們所感覺到的興奮之中還有一種更熱思更崇高的要素。「前夜」一本悲劇，既富於感興而在藝術的描寫方面又可列不朽

的名作之林。這悲劇是在爲義務而犧牲幸福。至於這種義務是否正當，人們贊成政治暗殺這手段也好，或反對牠也好，那都是戲劇以外的問題了……戲劇作家底才能正是使我們去相倍他底見解，偏袒他底主張這一層，抗夫是成了功的。我們很關心安娜與華西里。我們憐憫他們受着的災禍。我們願意他們幸福……這們劇本是極其令人悲痛的。」

B. 尼哥勒在非加洛上批評道：「我們不復是可憐的批評家，或者疲倦的夜晚消遣者了。我們是一羣觀衆，在屏息呼吸地注視着表現於戲劇的環境中的激情之悲劇。」

C. 孟代斯在日報批評道：「這是一本很簡單，很可怕，很動人的劇本。牠把恐怖與溫柔混在一起。牠有幻夢，又有夢魔。這些婦人（差不多都是少女）有小孩子底心，又有兇殘的精神；她們富於憐憫心，也可以做兇狠的事；她們底野蠻的恨乃是從她們底仁慈的愛來的。這些男子（差不多都是青年）沒有別的希望，沒有別的個人利益，只想着那般被踐踏被虐待的不幸的人底普遍幸福；只希望他們底同胞以及全人類能離開黑暗的

苦境而得享幸福的光明。他們可以毫不遲疑地去做兇狠的事。呵！他們以爲這是必需的。……靠了劇本，靠了小說，靠了事實我們已經知道在俄國有所謂虛無主義者了。然而從沒有過人像抗夫那樣把他們表現得如此忠誠，如此慷慨，如此純美，如此英勇的。從前的基督教殉道者曾表現過這樣崇高的犧牲精神，這樣堅定的忠於信仰，這樣可敬的甘願受苦。爲了救世的緣故這般新的聖哲便像惡魔那樣地去殺人，去就死。他們的義務觀念又使我們非常感動，十分讚歎。在最末一場裏安娜以一個超人的意志給他所敬愛而又敬愛她的華西里發出災禍的信號，讓他與總督同歸於盡，在知道他死了以後，又傷心着，哀泣着，喘息着，在一陣出神的絕望之際像一個戰士那樣反覆叫道：「向前進！向前進！」難道會有過比這還更悲慘，更傷心，更驚人的一場嗎？我很可惜因爲初演的新劇本太多我沒有時間來和你們詳說這本名貴的劇本怎樣以藝術的美，和崇高的對話來辯解爲善作惡爲公衆福利而犯罪之舉。你們自己去看罷，去聽罷。我擔保你們一定會被感動；你

們覺得牠之所以得着絕大的成功是應該的。」

前夜不僅忠實地寫出了俄國虛無主義者底 *Boeviks*，最重要的還是在寫出感情與義務之鬥爭，愛與死之角逐。在我所見到的描寫愛與死的劇本中這本前夜要算是最好了。

「我底自傳」譯本序

我底小弟弟：

自從幾個月前得到你底信叫我譯著點書給你讀以來我就無日不在思索想找出一本適當的書獻給你。經過了長期的選擇之後我終於選定了現在的一本書。你要讀牠，你要熟讀牠，你要把牠當作你底終身的伴侶。

我爲什麼選擇這一本書呢？這問題，只要你把這本書讀過以後就可以明白了。在你這樣小的年紀，理論的書是很不適宜的，而且我以爲你底思想你底主張應該由你自己去發展，我決不想向你宣傳什麼主義。不過在你還沒有走入社會底圈子去過實生活以前，指示一個道德地發展的人格之典型給你看，教給你一個怎樣爲人怎樣處世的態度；這倒是很必要的事。——這是在學校裏修身課本上找不出來的，也是媽媽哥哥所不

能告訴你的。

固然名人底自傳很多，但是其中不是『懺悔錄』就是『成功史』不是感傷的，就是誇大的。歸根結底總不外乎描寫自己是一個怎樣了不得的人。

然而這本自傳卻不與牠們同其典型。在這本書裏著者把他底四十幾年的生活簡單地，毫無誇張地告訴了我們。在這裏面我們找不出一句感傷的話，也找不出一句誇大的話。我們也不覺得他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偉人，他只是一個值得我們同情的朋友。

巴爾扎克在童年時代常常對他底妹妹說：『你底哥哥將來要成一個偉大人物，』這樣的野心並非那個法國大小說家所獨有，大部分的人也都不掉有的。然而克魯泡特金從來就沒有這樣的野心，他一生只想做一個平常的人，去幫助別人，去犧牲自己。

從穿着波斯王子底服裝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底身邊之童年時代起，他做過近侍，做過軍官，做過科學家，做過虛無主義者，做過囚人，做過新聞記者，做過著作家，做過安那

其主義者。他度過貴族底生活，也度過工人底生活；他做過皇帝底近侍，也做過貧苦的記者。他捨棄了他底巨大的家產，他拋棄了親王底爵號，甘願去進監獄去過亡命生活，去喝白開水吃乾麵包，去做俄國偵探底暗殺計畫之目的物。在西歐亡命了數十年之後，終於回到了俄羅斯之黑土，盡力於改造事業，到了最後依然被政府限制了行動，只得以將近八十歲的老齡在鄉間一所小屋裏一字一字地寫他底最後的傑作『倫理學』。這樣地經歷過了八十年的多變的生活之後，沒有一點良心的痛悔，沒有一點遺憾，將他底永遠是青年的生命交還與『創造者』，使得朋友與敵人無不感動，無不哀悼。這樣的人確實如一個青年所批評『在人類中是最優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偉大的良心。』所以有島武郎比之於『慈愛的父親』，所以王爾德稱之爲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這個唯美派的詩人會說：『我一生所見到的兩個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是凡崙和克魯泡特金：：後者似乎是俄羅斯出來的有着純白的基督底精神的人。』

弟弟，我現在是把這樣的一個人介紹給你了，把他底生涯毫無鋪張地展現在你底眼前了。你也許會像許多人那樣反對他底主張，你也許會像另外許多的人那樣信奉他底主張；然而你一定像全世界的人一樣要讚美他底人格，將承認他是一個最純潔最偉大的人，你將愛他敬他。那麼你就拿他做一個例子，做一個模範，去生活，去工作，去愛人，去幫助人。你能夠照他那樣地爲人，那樣地處世。你一生就決不會有一刻的良心的痛悔，決不會有對人對己不忠之事。你將尋到快樂，你將熱烈地愛人，也將爲人所愛，那時候你就知道這本書是所有的青年們底福音了。你會如何地寶愛牠，你會把他介紹給你底朋友們，你會讀牠，你會熟讀牠，你會把牠當作終身的伴侶。

自然這裏面有些地方是小小的你所不能夠懂的，（但你將來長大成人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些地方底價值。）然而除了這些地方之外，你讀着這一本充滿了牧歌與悲劇，鬥爭與活動的書，你一定會感動，一定會像我譯牠時那樣，流下感激之眼淚，覺得做人

要像他這樣才好。那時候你會了解你底哥哥，你也會了解你底哥哥底思想，你會愛他，你也會愛他底思想。你更會愛他所愛的人。那麼我底許多不眠的夜裏的勞苦的工作也就得着酬勞了。

「幸福的船」序

吳去廈門的前一夜曾邀我去遊新世界。他說「那地方我幾年前會去過一次，是和愛羅先珂同去的。」他提到愛羅先珂時就顯露出了無限的溫情。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在想念那一個人，他希望能夠在那地方尋出當年的一點遺跡來。

愛羅先珂是我們大家所敬愛的友人。他的垂到肩頭的波紋的亞麻色的頭髮，婦女似的面龐，緊閉的兩隻眼睛，這一切好像還深印在我們的心上。這個俄羅斯的盲詩人，他以人類的悲哀爲自己的悲哀。他愛人類更甚於愛自身。他像一個琴師，把他的對於人類的愛和對於現社會制度的恨譜入了琴絃，帶上一個美妙而悽哀的形式，彈奏出來打動了人們的心坎。所以便是在中國的短期勾留中他也已經留下一個不減的印象在中國青年的心上了。

是的，他確實給了我們許多禮物。如像他給了日本青年以「虹的國」，「鷓的心」，「桃色的雲」，「幸福的船」那樣，他也給了我們以「紅的花」，「愛字的瘡」和「一個寂寞的靈魂的呻吟」。他去了。因為這寂寞的沙漠挽留不住他的那一顆熱烈的無所不愛的心。他終於回到了他所眷戀的故鄉，在那廣闊的草原上去呼吸五月的空氣，在那濃密的樹林裏去傾聽夜鶯的歌聲。但他也會從我們這裏帶走了一些東西。我們像報酬似地把「人馬」，「小脚女子」，「駝背女孩」和「一個小女孩子的祕密」等等全都給了他，在他的苦人類之所苦憎人類之所憎的心上永遠刻印了一條悲哀的傷痕。這件事至今想起來還令人痛心。更可悲的是這幾年來我們的青年也會許多次多少表現過他們的活力。但他已經看不見了。

然而我們也不是完全忘恩的。我們愛他，我們也了解他。是的，我們的青年確實是了解他的。記得去年吳給了我一張盲詩人的照像，這上面卻多了一雙眼睛。吳告訴我這

是一個小孩替他畫上去的。要消滅一切自然的和人爲的缺陷，使世間再沒有一個會感到不足的人——這樣的純白的孩子的心也正是我們的盲詩人的心。我們的小孩不忍見這異邦的盲人的苦痛，想使他雙目重明可以和其他的人一樣飽賞自然的美景，正如盲詩人不忍見人類的痛苦想造一隻爲全人類乘坐的幸福的船來普救衆生。所以在美的童話般的世界裏我們的孩子的心是和盲詩人的心共鳴的。在中國，盲詩人的作品之被人廣讀；大約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罷。

爲全人類乘坐的船幾時才會來呢？有些人以爲這永遠是不能實現的夢想，但我的意思卻不如是。

我現在住在一個僻靜的南國的古城裏。夜間有一個朋友教我認識天空的星羣；日裏我便觀察顯微鏡下面的小生物如草履蟲，阿米巴之類的生活。我看見在我們的周圍存在着一個那麼大的世界和一個那麼小的世界。生命真是無處不在。孤立的個人在這

世界中並不算得什麼。我覺得我的個人的生命之發展是與羣體的生命之發展有連帶關係分離不開的。所以把個人的生命拿來爲他人而放散，甚至爲他人而犧牲，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反而正如法國天才哲學家居友所說：『這個擴散性乃是真實的生命之第一條件，』何況我們的心中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的自己保存所需要的不知要多過若干倍。我們把牠們拿來分與他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爲萬人乘坐的船是有的，而且會來的。只要人類如今不是正向着滅亡之路走去，那麼我們終有一日會見着那樣的幸福的船航行在人間之海裏。

因爲這個緣故，我纔替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了這一本幸福的船，我願把牠獻給我的同代的兄弟姊妹們。

「秋天裏的春天」譯本序

如果叫我來寫一篇這種題材的小說，我一定不會像巴基那樣寫。然而我讀着巴基的小說的時候，我的眼睛竟幾次被淚水潤溼了。這是感動的眼淚，這正如那個老賣藝人巴達查爾師所說。是灌溉心靈的春天的微雨。

巴達查爾師這樣的人恐怕是有的，生爲優伶之兒而且日與賣藝人爲伍的巴基很有機會見着這種人。然而我們萬不要相信巴達查爾師的神祕的定命論，這在巴基的小說裏沒有別的功用，只是一個裝飾，用來掩飾。或者取消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牠不帶一點反抗性，而成了一個溫和地悵鬱的故事。在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巴基，他只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但是他卻寫得很美麗，很能夠感動人。就是在這個溫和地悵鬱的故事裏。我也感到了一種反抗的心情。我讀着：「不管我怎樣爲着牠奮鬥，但到頭來總是別人

（穿得很闊氣的小姑娘）把我所夢想的又美麗又能言的小玩偶拿走，而生活另外擲一個腫臉的壞玩偶來滿足我。」我的身體在燃燒了。小太陽兒，你上了你爺爺（巴達查爾師）的當了。那不是生活，那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得兩個拾得的孩子，的遇合成爲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並不是生活。

在生活裏是充滿着春天的。秋天裏的春天，冬天裏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學生亞當說：「像這個秋天裏的春天這麼美麗的春天永不會來了。」這是個大錯誤。反而是教員巴南約席說了更正確的話：「春天會來的，還有許多美麗的春天。」

許多，許多更美麗的……我這樣相信着。

四年前一個春天裏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給一個人寫了一封信，如今在那個人用了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斷了以後，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裏。

是在冬天，我讀着下面的話：

「是在春天。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我每經過了充滿殺氣的冬季而來到明媚的春天。我的心裏又有了希望，對於未來的信仰更加堅固，我覺得經過一次與惡魔搏戰後我又復活了。我有創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給了我一切。」

「盧森堡的枯樹發了新芽，賽納河的潮水重新泛濫，蟄伏的昆蟲又起來活動。死的，睡的，靜的，一切都新生了，醒起了，活動了。我的生涯會是如此絕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氣給了我。使我仍抱着堅忍的決心與環境搏戰，使我不屈服於敵人之前……」

「春風喲，我感謝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散了我的苦痛之回憶；春風喲，我感謝你，在你的懷抱中我覺得生命是無處不在……」

讀了這樣的話，我在冬天裏又看見春天了。我並沒有欺騙了自己，甚至就在這時候，就在寒風割着我的兩耳，手凍僵得幾乎不能執筆的時候，我還相信着四年前在一個溫暖明媚的春天裏寫下來的話語。那一個美麗的春天並沒有滅亡，牠至今還存在我的心

裏，因爲正如桃色的雲裏面的土撥鼠所說：「春天是不會滅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會滅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裏，巴達查爾師會把小太陽兒給學生帶回來，於是兩個捨得的孩子又會遇在一道兒了。

我們用不着像學生那樣地呼喚：

「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

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

因爲春的愛是不會飛去的。

最後再說幾句介紹巴基的話。

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 (Julio Baghy) 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八部創作集。他的作品曾經被譯成了十三國文

字，在各國銷行頗廣。他是一個優伶之兒，自己也是一個優伶，曾經飾過沙士比亞的名劇中的主角如韓姆列特之類。他因參加歐戰而作俄軍的俘虜，被流放在西伯利亞荒原。在那裏他在孤苦呻吟之際將他的苦痛的情懷寫入詩歌，成了悵鬱悲愴的調子。他的長篇小說犧牲者 (Viktimoj) 就是他的西伯利亞生活之記錄。以冰天雪地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犧牲的精神，以及詩人的敏感的熱情與有力的描寫，無疑地在讀者的心中留下了不滅的印象，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而得了世界語文壇上的冠冕之作的稱譽。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悵鬱風，但裏面卻依然閃耀着希望。他頗似託思託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訴於人們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社會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塊溼漉漉的抹布，從裏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換言之，即是在悲慘齷齪的外觀下面還藏着一個純潔的靈魂。自然這情形是那般少爺小姐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從前在俄國當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維奇的描寫農奴生活的小說發表的

時候，許多高等俄人甚至驚訝地問道：「他們那種人居然會有感情，居然知道愛嗎？」那麼他們就不要來讀巴基的小說罷。

秋天裏的春天 (Printempo en la aŭtuno) 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說被譯成中文的有鍾憲民譯的犧牲者（長篇）和祇是一個人（中篇），索非譯的遺產（短篇）。

第四部

廣州二月記

一 我的憧憬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我的腦筋裏就被印上了「廣州」這兩個字，我知道在中國南部有着這麼一個城市，那是陽光常照的地方。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談起去廣州的事情，這朋友就對我傾吐了他對於那地方的憧憬。據說在一次病中發囈語的時候，他曾說過許多讚美廣州的話。他說那是一個兒童的樂園。那裏是美麗得像童話裏的天堂，無數的兒童快活地生活在裏面，他們自由地在街中遊戲，街中有各種的小販，賣着各種的東西，讓小孩們自由取用。

自然，這朋友還告訴我說這不過是一些囈語，他和我都不會相信。但是我自己對於

廣州的憧憬卻也因此加深了。我常常想，如果能夠到廣州去，不管住多久總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這願望不久就實現了，似乎來得非常容易。

*

*

*

*

晚上從香港搭小火輪去廣州，第二天大早起船就靠岸了。那一天正是端午節。我本來早已把舊曆忘在九霄雲外了，然而小火輪一進廣州市，我就聽見鑼鼓的聲音，接着兩隻龍船遠遠地向着我們這面划過來。無數的手搖着無數的槳，一些人站在船上敲鑼，打鼓，和歡呼。兩隻船用最快的速度競賽着，但是不到一會兒功夫牠們就消失在我們的後面了。小火輪緩緩地前進，兩岸的街市在我的眼前漸漸地展開來。於是我們就在長堤的碼頭旁邊停泊了。各種吵鬧的聲音和各樣裝束的人包圍着我。廣州的確是一個熱鬧的地方。

二 四層樓上

我的旅伴是一個廣東人，他時常往來廣州，對於這都市是十分熟悉的。他不需要挑夫的幫助，一個人提了兩隻箱子離了船，我跟在他後面。我們的腳堅實地踏在長堤的土地上面了。

兩部手車把我們拉到永漢路的一家小商店門前。我以為那朋友會進這商店去。但他卻走進了商店旁邊的一條窄巷。巷子裏很黑暗，直到我走進去，我纔知道那是樓梯。樓梯很高，走上去有些兒費力。我們走完一層，看見一個房間，從短門下面露出了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赤腳。轉一個灣，我們又上了更高的一層。大半的路程都是在黑暗裏摸索着走的。到了第四層，我那朋友才走進一個房間去，那是一家廣告公司，裏面堆滿着雜誌。朋友寬慰地放下了箱子，這時候我已經是汗珠滿額了。

當我在那小商店門口下車的時候，我決不會想到第四層樓上會有這樣的地方。後

來我纔知道這種建築在廣州是很普通的，好些茶室，好些公司，好些人家都在這樣建築的樓上。所以有時候我稍微不小心走過了那登樓的地方，就不知道怎樣纔能夠上得樓去。自然，這樣的事也並不常有。

三 長堤

沿着珠江的北岸，躺臥着長堤，這是最熱鬧的街市，在這街上車輛整日地就沒有停止過。

每天晚上，從河南那面看過來，長堤就燦爛地炫耀着一片燈光。我常常站在河南一家建築的樓上，用望遠鏡看對岸，那燈燭輝煌的河北夜市和西堤一帶的高建築盡入了我的眼底。

我有時也走過長堤，不過時間總是在夜裏，而且我常走的是西堤一帶。西堤只是長堤的熱鬧的一部分。是以永漢路爲界的，永漢路以東的街市，那就是屬於東堤的範圍了。

在西堤一帶有着不少大的商店，旅館，酒樓。演粵劇的海珠戲院在這裏，那時候正演着薛覺先和月團圓班的戲，這海珠戲院是個高等的戲院。薛覺先是廣東最時髦的伶人，據說有不少的大家小姐和姨太太愛着他。每晚上在海珠戲院的門口用電燈泡紮成了這一夜的戲目，如「夢斷秦淮月」，「難忍相思淚」，「華麗緣」之類，在行人的眼前閃耀着。廳堂門外坐着一排收票的人在那裏談笑，表示着這一場的生意又不錯。

離海珠戲院不遠是明珠大戲院（在廣州影戲院的名稱是不同的，有的叫「有聲畫片院」有的叫「有聲映畫院」等等）那是映美國影片的地方，有不少的高等華人走進那裏面去，男男女女，都穿着華麗的衣服，像在參加一幕時裝表演。

同時，在靠珠江一邊的路上，或者在海珠公園的廢墟上，就站着好些中年婦人和青年女郎，她們穿着普通的服裝，香雲紗的短衫，不擦粉，看見人就做一個媚笑，嬌聲問：「叫艇嗎？」

她們在那些地方常常徘徊到夜深，她們的笑容看得出來是勉強的，她們躲在半黑暗裏，就像一些鬼魂。

珠江到夜間就平靜了。在深夜江上只有稀疏的星點似的燈光，許多隻篷船都睡在江面上。

我向着東堤那方向走，一會兒就走到了海珠橋下面。橋壓在我的頭上，許多人就在我頭上行走。我於是轉了灣，走上石級，到了海珠橋上，長堤就躺在我的腳下了。

我站在橋畔，扶着欄杆回頭去望長堤。西堤一帶還有許多顆明星在霎眼。東堤一帶就黯淡起來，只有幾輛手車拖着微暗的燈光經過這橋下，往亮的或暗的地方去了。

我再俯下頭去看江面。在我的腳下，許多隻篷船靜靜地睡在那裏，排列得很整齊，只有幾點星子似的燈光點綴了黑暗的江面。

四 海珠橋

河南和河北雖然中間只隔了一條珠江，但卻是不同的兩個世界。從前沒有海珠橋的時候，人就靠了篷船和電船往來兩岸。如今卻有一座大的橋梁把這兩個不同的世界連接起來了。這就是新建的海珠橋。

我在中國都市裏面所見過的鐵橋，恐怕這要算是最大的一個罷。但那橋上只有胡漢民的題字，修橋的工人的名字是沒有人能夠看見的。

我住在河南的最大建築機器總工會的三樓上。一個小房間做了我的寢室，從那整夜開着的窗戶裏，我看見對岸的燈燭輝煌的河北夜市，那西堤一帶的高建築。

在機器總工會夜間常常是吵鬧的，因為那裏住得有一些失業工人（因工潮而被開除的），那裏時時有工人開會，而且每隔一夜在下面娛樂場裏還要開演機工劇社排演的粵劇。

夜晚我睡得很遲。但是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讀一會兒書，我就離

開那寢室到河北去，一直到晚上九、十點鐘光景我纔回到河南來。我不喜歡搭電船，我不喜歡坐黃包車，每天我至少要步行過海珠橋兩次。

海珠橋的形狀有點像上海的外白渡橋，但比外白渡橋長得多，在河北的一端直接着維新路，長堤還橫臥在牠的下面。橋下有汽車，有行人，我每天走過那一段時，我就覺得我的腳是一步一步地踏在別人的頭上了。

這橋並不是一個整塊，牠是一道活動的橋，橋中間有一條長的裂縫，從這裏可以看見河水在流動，有時候大船經過時，橋就從這裏分裂開，成了兩段，高高地向天空舉起，就像起重機的橫杆。這景象一定是很好看的，但可惜人不常看見牠，我就沒有這機會，雖然我的朋友曾經看見過。

上午我經過海珠橋，那時候太陽正晒在橋上，許多行人揮着汗在那裏擁擠地走着，車輛卻很少。人行道上也堆滿了人，有些人在走，有些人倚着欄杆望着下面的水，橋下面

許多木船很整齊地排列在那裏。這些船都是人的家。那許多蠶民就生活在那裏，而且是靠着牠生活的。我走得很快，我沒有時間看兩旁的景物，太陽太熱了！

晚上我從河北回來，有時候經過長堤，從那裏的石級一步一步地走上橋。我拖着那疲倦的身子慢慢兒在橋上移動。空氣是涼爽的。但周圍卻比較在白天吵鬧多了，到處都是人聲，到處都是工人的話語。人行道上坐滿了工人，有些睡在那裏，有些就坐在鐵架上。橋上電燈是很明亮的，海珠橋就像一個會場。夜晚就像是一個節日，一個工人的節日。我也擠進人叢中去。我走到欄杆旁邊，我埋頭去看下面的珠江。夜裏的水面是平靜的，依舊是那幾排木船泊在下面，沒有光亮，沒有聲音，大概人已經睡了。沿着長堤一帶也泊了許多隻船，那些船是醒着的，我看見牠們在雲眼。船上的姑娘這時候正站在長堤上。嬌聲軟語地呼喚客人呢！

我回到機器總工會。在三樓的走廊上望遠鏡拿在我的手裏，我站着在眺望廣州市

的夜景。我慢慢兒移動脚步，到了走廊的另一端，我便看見了海珠橋的一段，那高聳的灰白色的鐵架，那些玩偶般往來的行人，在那黑暗的背景裏分明地顯露出來，沒有一點模糊。這景象很使人感動。

我在走廊上立了許久。我不想把眼睛離開那鐵橋。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那景象是真實的。鐵橋真實地擺在那裏，我自己也會在那上面走過。人的力量能夠完成一切，我每一次想到這個，我就被一個創造的愉悅佔有了，這愉悅會滲透我的全身，使我的身子慢慢兒戰抖起來。

五 鬼棚尾

一個傍晚我去太平路上的一家大旅館看朋友，他在那旅館裏做着一件小事情，三十圓毫洋的月薪，他就用這來養活他一家人，因為在幾年的分別以後我發見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我們談了不少的話，另一個朋友又跑了進來。我們三個便一道出去喝茶。

茶樓上是很吵鬧的，有兩個姑娘在那裏輪流唱戲。鑼聲太多了。把人的耳朵震得快聾了，而且我們對面談話也聽不清楚。我們實在沒福氣享受這種中國的音樂，就讓牠把我們趕了出來。

『到長堤上散步去！』那兩個朋友商量着。我沒有什麼意見。

三個人在路上慢步走着，他們領着路，他走過一條街，又穿過一條巷，有時候他們低聲說話，有時候他也告訴我一件事情。但我卻不知道他們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到了江邊，在比較僻靜的一段路上，許多女人在那裏問過路人要不要小船。他們僱了一隻小船。一個中年婦人把我們引到黑暗的碼頭邊，許多船在黑暗的背景裏顯露出來。

我們走下幾級石梯，一條窄的木板放在我們的面前。把我們引到一隻小船上，我們

又得從這隻船再跳上另一隻船。

船上有一個中年男子，他看見我們都坐下去後就把船撐起走了。那婦人在後面盪槳。我們的船開始在許多隻船中間找一條路穿出去，這樣的划船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地方是這麼小，許多隻船都擁擠在這一塊兒！

很奇怪，一轉灣，在我不知不覺之間我們的船就好像流進了一個鬧市。我彷彿坐着黃包車走過一個小城市的熱鬧的街道。我的眼界變換了。在兩邊都是燈燭輝煌的店舖，每一家店舖都是華麗地裝飾着。每一家門前都坐了幾個人，裏面至少有一個是傅粉的青年女子，有時候還有兩三個。她們的身軀都是很豐滿的；臉上粉塗得很多；衣服卻並不講究，大都是一身淡色的短衫褲，做得很窄小，把一身的肉都擠在一堆，腳赤露着，這是什麼樣的街市呢？

不，兩邊並不是店舖，這都是船，都是畫舫，比我們的船大，比我們的船好。牠們排列在

兩邊，中間留下一段路讓往來的遊船經過。這樣的街市一共有四條。我們的小船就要走過這四條街市。

「這兩毫子也不容易拿呵！」朋友看見舟子費力地撐船的樣子不禁發出了同情的感嘆。這時候許多遊船在街中間擁擠着。槳簡直沒有用處。船靠着船，而且靠得那麼緊，差不多沒有一點縫隙。要移動船，就全靠着—根竹竿和一些手。這時候四面都起了人聲。迎面來的也有畫舫，畫舫裏面常常是一對男子抱着一雙姑娘，或者一個女子陪着兩三個男人坐在小圓桌旁邊談笑，有一隻畫舫裏坐着一個老頭兒，他的左右兩手各抱了一個姑娘。那些年紀大的人，種種肉麻的樣子都做得出。這些終於都流到我們的後面去了。

這鬧市還沒有完結。我們的船繼續走着。兩旁的畫舫依舊固定地擺在那裏。一隻一隻地緊緊挨着。有幾隻上面客人在打麻將；有幾隻上面姑娘就坐在船頭向過往的船隻

兜生意；有幾隻上面那些姑娘正對着鏡在擦粉。

四條街終於走完了。我們的船離開明亮的地方往黑暗裏流去。牠走過最後一隻畫舫時，我卻看見了一隻大船。這隻船和其餘的完全不相同。牠上面也是燈燭輝煌的。但牠卻擺起了莊嚴的面孔，不知道怎樣我先前竟然沒有把牠看進眼裏。現在我的眼光卻自然地落到牠上面了。我看見站在船頭的一個警察和掛在船頭的一塊招牌，招牌上大書着『××××××捐徵收處。』

這塊招牌不過十多個字，牠卻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真正靠着女人的皮肉吃飯的究竟是一些什麼人。至於國家每年收入的花捐數目之大，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但我們三個人對於這很自然的事情卻忍不住失聲笑起來。甚至在付了那『兩毫子』的船錢上了岸以後我們談起這事情還覺得好笑。

河南是外國人所不到的地方，大概就因爲這緣故，纔變成了一個和廣州完全兩樣的世界。在這裏充滿着賭場和煙館，那是對岸所完全沒有的。河南就因爲這兩樣東西而變得繁榮了。

煙館據說有一百多家，名稱都是××戒煙室或高等戒煙室，我每天總要經過許多家戒煙室，可是我卻從沒有機會進去看過。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那裏面人把大煙叫做戒煙藥膏。

賭場的數目是不會比煙館少的。我可以用擁擠兩個字來形容牠們的數目之多。名稱是××公司，像裕泰，裕豐這類名稱都是很普通的。建築是兩層，門口有一個武裝兵士守衛，招牌上還寫了「樓上銀牌」或者「銀牌現錢」一類的字樣。生意很好，每一家裏面都擠滿了人，我經過牠們的門前時，總要看見不少的頭和背影。

有一晚上我和一個朋友進去了。那賭場是一家較大的。樓下靠裏放着櫃臺，鋪上席

子，一個做莊家的坐在櫃臺裏面，旁邊還有兩三個幫手。好些賭客就站在這高櫃臺前面，沒有座位，也沒有茶。他們的裝束和普通人沒有分別，但押起注來卻很大，有的一伸出手就是好幾張十元的港紙，很快地便給莊家喫了進去。這叫做番攤，賭具是一堆圍棋子。賭法很簡單，人人能夠懂得。

我們走上樓去，樓上屋中間有一個長方洞。這洞很大，四面圍着欄杆，欄杆前面安放着凳子，這都是賭客們的座位。他們坐在這裏看着下面櫃臺上的棋子押注，樓上有管事，他用一個小籃子把賭客押的注吊下去。樓上的賭客是比較高一等的，他們可以記賬，有茶喝，有香煙抽，有紅瓜子嗑。他們下的注，數目也就更大，每個人都默默地坐在那裏，注意地埋頭看那下面的鈎心鬪角的一生存競爭。

這一個公司裏面有許多同樣的房間，也就有許多賭攤。若把全個河南的賭攤算起來，那數目就很可觀了。據說政府每月要抽去一百數十萬的賭稅，可見賭場裏每月銀錢

進出的數目是很大很大的。廣東人愛賭博的那種豪氣，真有些令人不能相信了。

七 茶館

在河北茶館是很多的，大約分三個等級，上等的叫做酒樓，中等的叫做茶室，下等的就是茶樓。上等的我沒有去過，只有茶室和茶樓是我常到的地方。

據說飲茶有早茶，午茶，晚茶之分。廣州人每天總有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在茶館裏面的。許多人一天總要進三次茶館。在習慣上規定的飲茶時間內，每個茶樓裏都沒有了空座位。每一張桌子上都有人在高談闊論。每隔幾分鐘夥計就端了一籠點心出來，高叫着走過每張桌子，各人便可以儘量地選取他所愛的點心。但這時間一過，茶館裏又變得像沙漠般的荒涼了。所以茶館一天就做幾次生意。

茶室的顧客大半是學生和官廳的小職員，他們的學校和官廳就在這些茶室的附近，他們到這裏吃一點簡便的飯食，有時候也約朋友來閒談，坐到兩三個鐘頭。

還有一種茶樓僱得有兩三個女伶清唱，生意自然不會壞，因為它們有一些捧歌女的顧客。這種又不能列在下等的茶館裏面了。

有一天我和兩個朋友進了一個這樣的茶樓，有兩個女伶在那裏唱戲，鑼聲響得太厲害，快把人的耳朵震聾了，我們沒福氣享受這種中國的音樂，就匆忙地吃了兩盆麪出來，付賬時卻發覺價錢比別家茶樓貴了許多。

八 西關

我很早就聽見人說到西關，那是一個神祕的地方，許多古舊的大家庭就住在那一帶。那裏有寬闊的馬路，也有舊式的窄巷和石板的小路。

有一次，一個朋友請我到西關的一家酒樓吃飯。那酒樓是一所很華麗的舊建築，大約從前是一所富家公館。裏面有樓有閣，有廊有廳，有天井，有樹木。

我們登了樓，進了一間很精緻的樓房。大家坐下來，開開電風扇。露台上擺了好幾盆

鮮花，簷下垂着竹簾，把陽光阻攔了。聽不見一點鬧聲，這地方倒還清靜。

我們談話的時候，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忽然走了進來，向我們說了幾句本地話，一個客人帶笑地和她答了幾句，她就高興地出去了。不到一會兒功夫，那婦人又走了回來，在她的身後跟隨着一位年青的姑娘，和那姑娘的母親。

這姑娘打扮得很漂亮，有些兒像娼妓。她對着我們點了點頭，就在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來，不說一句話，把眼皮垂着，把手裏的扇子搖着，不敢看別人一眼，卻只管讓別人看她。

主人沒有這經驗，這時候也覺得有些難爲情了。就讓那個本地客人和她們講話。我聽懂了一部分。那婦人說出來姑娘的身價要值一千四百元。

大家沒有話說了。在座的客人裏面並沒有誰想買一個姨太太。於是那本地客人從袋裏掏出兩毫銀角給了那老婦人，讓她把另外兩個女人帶走了。那姑娘快走出房門時，

還回轉身子向我們微微鞠躬。

在中國買賣姑娘並不是一件奇異的事情，但是在公衆的場所公開地把女人當作一件商品來招攬主顧，展示給人們看，當面講價，這在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我想這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事實上不會有這樣的公開賣買的。這個姑娘大概是一個妓女，不過用這樣的談話，來招攬生意罷了。

九 暑期學校

自然我也有機會和一些文化機關接觸。譬如拿學校來說，那號稱西南最高學府的××大學就是我常常到的地方。

××大學的校址是很大的，全個建築就只有青白兩種顏色，牆壁是白的，邊沿是青的。

那時候學校裏剛剛考試完畢，開始放暑假。然而學生們卻變得比平時更加忙碌了。我記得我有兩天不會去過××大學，第三天再去時，一切景象都變更了。我從大門進去，

由後門出來，中間經過不少的地方，我的眼睛就沒有停止過注視。那牆壁上貼滿了各種各類五光十色的暑期學校招生廣告。這一處是物理學會的，那一張又是化學會的，還有數學會，歷史學會，生物學系，國文系等等的。一個××大學裏就辦了六七個暑期學校，彼此競爭地招攬學生。單從那些廣告上就可以看出彼此間的鉤心鬪角的競爭來。好幾張廣告上都畫着一個時髦的女郎的面孔或半身頭上還戴了一頂方帽。在廣告旁邊還貼了招生簡章，解說着進暑期學校的種種利益。

我經過了六七個報名處，看見果然有一些男女學生在裏面報名。但我對於這情形還不能夠徹底了解。我後來就去問一個朋友，這朋友是××大學的教授，他一定可以解除我的疑惑。

「這有什麼難解釋呢？」那朋友讓我坐下來以後就帶笑地對我說，「大學生在假期中也可以想點方法賺錢。」

「那些暑期學校都是學生辦的。大學生教中學生，高中學生教初中學生，資格是夠的。在這裏每逢暑假一來，就有許多大學生中學生開辦暑期學校。這筆生意並不壞。聽說去年這種暑期學校很賺錢，所以今年大家就競爭得更厲害。」

「呵，」我似乎恍然大悟了，但我還禁不住問一句，「爲什麼每年都有那麼多的學生去進暑期學校呢？」

「你又忘記了？每個學校學生主辦的暑期學校，都是拿讀畢課程後下學期有正式升入該校的希望來號召的。當然有許多青年願意來報名了。」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情：許多私立中學一經批准立案，就要大開慶祝會。這你也相信嗎？」

我沒有話說了。我無意間把眼光放到旁邊那張小桌子上去，一份當日的××報躺在那裏，就在封面上排印着幾篇鴛鴦蝴蝶派的遺事豔史。

「這便是廣州市銷路最大的報紙，聽說牠受人歡迎就是靠了這些文章。」朋友看見我的臉上露了驚奇的顏色，不等我開口問，就這樣給我解釋道。

「上海的所謂報屁股，在這裏倒變成了報頭了。你要在這種報上找一點重要的新聞，真好像要一隻駱駝穿過針眼。大部分的廣州報紙就是靠這種文章來吸引讀者。只有廣州日報，民國日報兩三家好一點，牠們沒有這種東西。牠們有新的附刊。」朋友繼續說下去，他在廣州住了好幾年，他知道的事情很多。

「在這裏奇怪的事情多着呢，你不看見過電車軌道嗎？但是這裏卻從來沒有行駛過電車，據說當時沒有一個電車公司擔負得起那一筆捐稅，現在呢，只好讓築好的軌道荒廢了。」

「而且廣州還逃不掉外國勢力的壓迫。市場是給外國貨物佔據了。香港是個自由港，外國貨物可以很容易地流進來，售價不會很高。金融也給外國勢力操縱着。廣東鈔票

市價不定，全依港紙爲轉移。有了一個香港在附近廣州市的自由全失了。」

十 不景氣

「你問我的生意怎樣？」一個商界的朋友搖着頭對我說。「告訴你，不景氣！不景氣！今年七十二行生意，沒有一行賺得了錢！捐稅那麼多，今天國防捐三千萬，明天航空救國捐又是多少！我們那裏還有錢剩，大家都只有咬緊牙齒，度過這一年，希望明年好一點。但是看這情形，明年也是不會好的。」

「你以爲這裏的市面繁榮嗎？其實這全是表面上的，這裏的市面是外強中乾的。你該知道大部分廣東人的錢是從美國來的。但今年受了不景氣的影響，美國華僑兌回來的錢只比得上前幾年的數目的四分之一。有好些在外國的華僑都快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意了。」

「不景氣！不景氣，到處都是不景氣，」我含糊地應着。

十一 一個謎

我別了那位教授和那位商人，就獨自跑到永漢路的一家茶室去。時候是七點鐘，那茶室的夜市剛剛開始。我還是第一個客人。

我揀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夥計泡了一碗「菊井」來，我問他要了兩碟點心，我一邊喝茶，一邊掉頭去看窗下街市的景象。

對面街旁有一家飲冰室，門面油漆得鮮明奪目，裏面燈燭輝煌，的確是一個熱鬧的地方。

我望着，我不停地望着那飲冰室。一輛汽車在門口停下來了，一個西裝青年帶了三個摩登女郎下車來走進了那裏面。接着又有一對青年男女進去了。一刻鐘以內在那冰店門口顧客的進出就沒有停止過，而且沒有一個人不是打扮得十分漂亮的。於是我的眼睛疲倦了，我不再往那地方看了。這時候那商人的話忽然重來到我的腦裏。

我也知道在中國沒有一個都市不是一個謎。對於年青的我，尤其是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短期的過客，要了解一個都市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究竟是真正懂得了這個謎，或者是被外表迷了眼睛，連我自己也不能夠判斷了。但有一點我是可以斷言的：

廣州是一個陽光常照的溫暖的都市，假若我們愛春天愛太陽的話，那麼廣州還是一個值得我們留戀的地方。

同時我引一段赫爾岑的話來做這短文的收場：

「住慣了北國的人第一次和南方風景接觸，便會充滿着莊嚴的快樂。他覺得自己的年紀變輕了。他想唱歌，他想跳舞，他想哭；一切都是十分光榮，十分明亮，十分快活，十分茂盛……」

薛覺先

在長堤上立着的許多房屋中間，我發見了海珠戲院。門口有紅紙的招貼，有電燈紫成的字；「薛覺先難忍相思淚；」「薛覺先夢斷秦淮月；」「薛覺先還我河山；」「薛覺先華麗緣；」……這樣一天天地變換着。

在那些把「吳三桂軼事」「侍兒豔聞錄」等等文章刊登在第一版的廣州報紙上，這幾天正討論着「陳皮梅下嫁薛覺先」消息的真偽之類的問題。

薛覺先的名氣這樣大！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偶爾談到這個在廣州流行的名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告訴我十年前他們刊印春雷月刊時，薛覺先曾經捐過毫洋二十元。奇怪，難道薛覺先也贊成社會革命？

我決定去看薛覺先的戲。於是在某一個晚上我便進了海珠戲院。同去的是一個做新聞記者的朋友和他的未婚妻。票價每張毫洋一元四角，是「散廂」，自然不是好座位。好的要售三元，其次還有二元幾毫的座位。

散廂是樓座的中間的幾排，和許多地方的舊戲院一樣，座位是不會使人舒服的。至於普通舊戲院的特點：吵鬧，談笑，喝茶，磕瓜子，人走來走去，空氣醜醜，悶人……無不應有盡有。這地方完完全全是中國的，不帶一點歐化的色彩。

震得人耳聾的鑼鼓聲突然響起來。我睜大了兩隻眼睛，彷彿周圍的景象全變了。我進了另一個世界。

幕拉起來，於是戲開場了。所謂「華麗緣」就一幕一幕地展現在我的眼前。但今晚演的只是第二本。沒有開場，也沒有結束。

先出來的是官，官自然戴紗帽，穿高底靴，後面跟着四個小兵。接着又出來了女人

（叫這做女人當然不恰當。這是男人扮的。）女人穿旗袍，剪髮，完全近代的裝束！這兩個隔了好幾世紀的男女居然對面談話了。似乎沒有人覺得奇怪。

這些都不是薛覺先。然而薛覺先出來了。高底靴，繡花長袍，兩隻野雞翎插在頭上，長臉，兩道豎起的長眉。不是近代人的裝束，不是近代人的臉貌。他和別的角色不同，他張開嘴唱的時候，舞臺上就多了一個人來拉提琴，這似乎是專爲他而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卻是一樣：別的角色說「廣州國語」的對白，唱廣東話的戲詞，他也是說「廣州國語」唱廣東話。不過朋友說他比別的角色唱得好。他的確得着觀衆的熱烈的歡迎。

所謂「緣」自然還在舞臺上繼續着。許多人在我的眼前走來走去：皇帝，妃子，大臣，武將，小姐，公子……他們說話，他們行動，整整鬧了好幾個鐘頭。他們進去換一套新衣服又出來，展覽給我們看，好像這是他們對我們的應盡的義務。

許多人滿意地笑了。到處都是帶着滿意的微笑的面孔。連我那朋友和他的未婚妻

也看得很有興味。然而我的心卻漸漸地沈重起來了。我忘記了是在一九三三年，我忘記了是在這困苦的中國。舊時代的鬼影又一次在我的眼前顯現了。舞臺上沒有一個人，完全是些鬼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舉動着不像一個人，而像一些已經死去的鬼魂。男的是奴隸，女的是娼妓，無論是國王，大臣，或者王妃，小姐，沒有一個例外。廣東戲和平劇以及一切的中國戲沒有分別，牠們都是盡量地在把舊時代的毒汁注射進民衆的身體裏去。扮着忠臣，義夫，孝子，英雄的薛覺先和別的戲子一樣，不過是舊時代的一個鬼影罷了。

我們如果承認戲劇是民衆教育之一種的話，那麼我們就看見中國民衆所常常得到的精神的養料是什麼樣的東西了。這些東西抓住他們，使他們一天天往後面走，不讓他們前進一步。然而那些靠「文化」吃飯的高等紳士們除了提倡國劇外，還送了扮女人的戲子出洋，在外國騙了招牌回來欺騙民衆。他們說是拿這種「文化」在精神上征服了外國。

舞臺上的粉紅幕在這晚上最後一次地落下來了。觀眾爭着走出去。許多人擁擠在門口，情形顯得很混亂，要通過那門是比較費力的。在一陣肉與肉的撞擊以後，我和那兩個朋友終於走下樓出了戲院，站在長堤上了。

時間是十二點過鐘。那個朋友還約我到一個小店裏去吃點心，但我的疲倦使我謝絕了。我別了他們，一個人走在長堤上，穿過黃包車的包圍中，慢慢兒向着海珠橋走去。

我的心是寂寞的。許多憂鬱的思想包圍着我。眼前是一片陰暗，沒有光明，沒有前途，所有的只是一些鬼影。一種強烈的憎恨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我詛咒中國的一切舊戲，我詛咒中國的一切舊的遺產。我詛咒整個的東方文化。我絕望地問：現在是不是真有一個人關心着中國的民族的前途？（我相信一定有的。）爲什麼就不看見一個人出來對那真正毒害着中國民族的所謂東方文化加以嚴厲的攻擊？（我相信一定有的。）爲什麼就沒有了一個人知道現在充滿着中國的那些畸形的怪物都是所謂東方文化的產物，

他們思想行爲沒有一樣不是和那些鬼魂的相似？（我相信一定有的。）

四庫全書是寶物，故宮裏的古董是寶物，佛寺是寶物，古蹟是寶物……凡是一切可以在这向新路上掙扎的民族的腦裏留下陰影的東西都是統治階級的寶物！然而事實上沒有這些東西，中國民衆倒可以生活得更好一點。爲什麼現代的人就應該知道那些舊時代的鬼把戲？人類不是靠歷史生活的。歷史雖然叫人不要怎樣做，結果反而是叫人去模倣了。游凡爾賽宮的人至少總有一半想做路易十四。遊故宮的人在那一瞬間總會有一點異樣的鬼影似的思想。

我們正需要忘掉一切，以一種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邁進。這是我們的唯一的出路。然而別人卻拿種種的古董來抓住我們的靈魂，使我們永遠陷在奴隸的深淵裏。高等紳士們提倡舊戲是無足怪的。現在連一些本來與筆墨無緣的人也知道提倡讀經了。在這種環境裏想到中國民族的前途我不能不感到悲憤了。

我的思想大概是不會有人了解的。記得在東方雜誌本年的關於夢想的徵文裏我曾表示過上面的那種意見，我說東方文化這名詞裏所包含的種種古董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見中國的未來，而且有一個時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國是沒有未來的。這意思是很明顯的。

然而許多人都因此稱我爲悲觀論者。

我果然是悲觀論者麼？

回到河南的機器工會，我寬鬆地嘆了一口氣。我現在算是回到人間來了。

後來我又和那朋友談起薛覺先，他說薛覺先在十四五歲時就加入了社會運動。他抱了改良戲劇的決心去演戲，結果卻是戲劇改良了他。那麼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第五部

童年

我不是一個預言家，我不知道我底前途。

然而像一個做墳墓的工人那樣，我已經埋葬了許多許多的東西了。

在江底彼岸，山底那邊，我埋葬了我底童年。

童年不是黃金時代；牠是萌芽的時期；在那時候綠葉正從一棵生命底樹上生長出來。那些伴着春來到人間的嫩綠的新葉，我愛牠，你看見牠們一天天地發育成長，我就想到那茂盛繁榮的將來。

我自己就是這樣地長成了，從一個小孩到現在這樣的一個青年；也許還要到將來的某某樣的一個中年人和一個老頭兒；或者說不定我明天就不得不把生命交還給創

造者。但是這一層我自己不知道，別的人也不知道。

然而在這一棵生命樹上，新綠的樹葉並不會到茂盛繁榮的時期就紛紛飄落在地上了。我把牠們堆在一起，我埋葬了牠們，在江底彼岸，在山底那邊。從那時到現在我並沒有淌過一滴眼淚。有人說或者我是把眼淚淌在肚裏了，這我卻不知道。可是在我底生涯裏就永不會有那茂盛繁榮的前途了。

從那時候起我辭別了山，渡過了江，孤零零的一個身子，向着那大海走去，向着那人間的海走去。許多年來我不會有一次回過頭去看江底彼岸，山底那邊，我埋葬童年的地方。我說我已經把牠忘掉了。

沒有眼淚，沒有笑，沒有安慰，一股火燒着我底乾枯的心，我像一個強硬漢子那樣划着一隻獨木的小舟，遊遍了人間的海，風浪並不會淹滅了我。

是在寒冷的冬夜，暴風打擊着我底臉，巨浪顛播着我底獨木舟，我底疲倦的身子，我

的疼痛的手不能夠支持了。

把船泊在一個巨大的岩石底腳下，我得到了暫時的休息。我抬了頭向天空看，我看見天邊現着光芒。我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在江底彼岸，山底那邊，這時候正放射着光芒。

在那光芒中我看見了我底童年，就像一本書那樣，牠一頁一頁地，翻開，每一篇書頁上都印着一個曾經被我愛過的面龐，但是牠們都已經腐爛在墳墓裏了。

如今牠們在我底眼前活起來。每一個面龐給我一個微笑，嘴裏喚了一聲我做小孩時被人喚着的名字，於是許多活潑的人在我底四周出現了，他們包圍着我，給我一些溫暖，一些安慰，我彷彿又變做了一個小孩，回到那廣闊的大廈裏，那美麗的花園裏，聽母親底叮嚀的囑咐，伴着哥哥姊姊們遊戲，那時候我愛着人，而我也被人愛着。

每天晚上在我們臨睡之前母親總要把我和另一個哥哥喚到她面前，叫我們攤開她親手給我們抄寫的白香詞譜，選了一首詞給我們講解，教我們誦讀。過後我們就闔了

善聽她講述故事，聽她敘說種種的事情。每晚，每晚都是這樣。她仔細地給我們解說，直到我們完全了解她底意思。她教我們將來長大成人以後應該怎樣忠實地去生活，去愛人，去幫助人，因為在世間有着那麼多的人是需要着愛，需要着幫助的。她把話說得如此美麗。

母親並不是一個說教者，她底一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她永遠是忘了自己地去愛人，幫助人的。因了她底好心，我才能夠在僕婢們底誠摯的愛護中間生長起來。僕婢們把她當作他們底親人一般地敬愛。在寒冷的冬夜裏，這愛也會溫暖了那些被幸福遺棄了的人底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隻手拖進另一個世界裏去了。我底呼喚不夠挽住她。從此每天晚上，我和那個哥哥就不再誦讀白香詞譜了。我們常常含了眼淚地問自己：我們將來是否能夠去愛人，去幫助人，像母親所希望的那樣。

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時，那一對大眼睛充滿了愛憐的眼光看着我，牠們是十分明澈的，就像兩盞明燈，照亮了我底幼稚的心。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孩子，可是我如今長大成人了。

許多的眼睛在我底面前睜開又在我底面前閉了。我埋葬了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我又埋葬了我底全個童年。我辭別了山，母親就伴着父親長睡在山巒裏；我跨過了江，我底故鄉就在江底彼岸。我又越過了更高的山，跨過了更大的海，永遠是孤零零的一個身子。我說我已經忘掉了一切。

但是如今那一對明燈似的眼睛又在我底心裏顯現了。越過了山，跨過了江，牠們來到我這裏，和從前，牠們離開我時沒有兩樣，是一般地明澈，照亮了我底心。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孩子，可是我如今長大成人了。

兩隻明燈似的眼睛永遠照耀在我底心上，不管這心已經不再是那幼稚的心了。

沒有眼淚，沒有笑，沒有訴苦，沒有悔恨，依舊是一股火燒着我底心，那心上顯現了舊的印跡：忠實地生活，忠實地愛人，幫助人，這是我底母親親手刻印的。只有這寥寥的幾個字。那上面並沒有「幸福」並沒有「休息」並沒有「光榮」母親決不會騙我，因為她是唯一愛我的人。

在這不眠的寒冷的冬夜，在巨大的荒石底脚下，那兩盞明燈又帶了牠們底不滅的光芒顯現了，牠們照亮了我底心。我上面並不會刻印着「幸福」「休息」和「光榮」。這岩石底脚下並不是我休息的地方。我底母親是不會騙我的，我沒有眼淚，沒有笑，沒有訴苦，沒有悔恨，我重新拿起槳，划起獨木的小舟。再向着廣闊的人間的海洋駛去，那兩盞明燈懸掛在船頭照耀着我底航路。我回過頭望我看見不見岩石。海浪已經把牠淹沒了。

沒有眼淚，沒有笑，沒有訴苦，沒有悔恨，我緊緊地握着槳，向那海底中心划去。我不怕暴風巨浪來顛覆我底獨木小舟，我只是默默望着船頭的兩盞明燈。

兩個孩子

春天，今年花開得早，公園裏桃花已經開滿半個山坡了。從池邊望過去，全是燦爛的花朵，就像一片丹霞。在這池邊我和英度過了三個早晨和三個黃昏。

英在東城一個女子中學讀書，我的學校卻在西城。她的家離我的學校很近，但我卻不能夠到她家去。每天早晨天剛剛亮我就動身到公園去，在公園門口等着她。池邊的長椅是我們聚會的地方。在那裏我們安靜地過了兩三個鐘頭。沒有人來擾亂我們，只有那清脆的鳥聲從對岸開滿了花朵的樹上送過來。我們都是小孩子，都有着單純的頭腦和單純的心。在這時候我們偎在一處談着一些不能實現的幼稚的幻想。我們忘掉了公園外面的世界，其實我們的世界本來也就是很狹小的。

這時候我們是快樂的，這時候我們又是悲痛的。這兩個不知世故的孩子遇合在一

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我們本不該流淚，本不該想到一些傷心的事情，因為我們還只是一對不知世故的孩子。然而奇異的遭遇把我們的第一個美夢打破了。我們很早就知道了悲哀。

我是一個遺腹子，我一生沒有看見過父親的真正面容。在故鄉裏生活了十五年，伴着一個有目疾的母親和一個妹子。於是某國的鐵蹄踏進了我的家鄉，在一次大破壞大混亂以後，我逃出了十五年來住慣了的美麗的小城，跟着一夥難民進了關。然而在路上經過一次飛機的追擊和擲彈後，我失掉了母親和妹子的蹤跡。我已經陷進了絕望的境地裏了，忽然遇到了父親的一個好友。靠了他的幫助我纔能夠在這城市裏生活下來，繼續過了這兩年的學校生活。

英生長在這城市裏，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她自小就過得非常幸福，直到六七年前，她相繼死掉了父母。於是她落進了伯父的手掌裏。那個留着小鬍子的小官僚看中了她

的一份家產。他是一個殘刻無情的人。他對待英全沒有一點家屬的感情。他虐待她，監視她。他整天打主意想怎樣纔可以吞沒她的家產。那伯母也是一樣，她是她丈夫的一個很好的助手。

在這情形下面，我和英認識了。這是偶然的事。英的一個女友是我一個同學的愛人。有一次我的同學約了我，那女友約了英四個人一夥兒逛了西郊的那個大花園。從那時候起，我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女孩子。同時我也闖進她的世界裏了。

英並不算漂亮。她的面貌是很平常的。她有一張圓圓臉，但並不十分圓，而且不豐滿。鼻子不高，眼睛不大，嘴唇小。然而從她整個面孔看來，她有一種小孩的神氣，尤其是她笑的時候，兩頰現了淡淡的酒窩，嘴唇微微動着，像一個逗人愛的小女孩。

我愛看她的笑臉，我愛聽的她的鳥叫般的聲音，於是我們便做了朋友，她說她也喜歡我，喜歡我愛淌眼淚。這自然是她和我開玩笑。因為愛哭的是她，並不是我。

她的確是個愛哭的女孩。什麼事情不如意了，她馬上把眉毛一皺，就淌下眼淚來。她告訴我在家裏看了伯父母的帶着吃人神氣的臉，聽了那些藏得有刀劍的話。她只有一個人關起門來躺在床上哭。在家裏她找不到一個好心對她的人，更說不上安慰了。

她的身體不算健康，譬如喝了一口冷水也會使她病幾天。她說這是哭壞了的，她說自從她父母死後，她在家裏不會有過一天高興的日子。直到她遇見我，和我來往幾次以後她纔高興地想她如今有一個朋友了。

我也是這樣。我見着她，我纔感覺到了生活的樂趣，好像在陰暗的天空中忽然現出了一顆星。這星是很小的，但在陰暗裏她卻顯得十分明亮了。

我不懂得愛情，她也一樣。類似的不幸的遭遇把我們拉在一起。於是我們相愛了她說她愛我，因為我能夠了解她，安慰她；我愛她，因為她是和我一樣地有着單純的心和單純的頭腦的孩子，她做了我生活裏的唯一的安慰。

起初我們常常會面，那些時候是這樣消磨過去的：我們找了公園裏比較僻靜的地方，無論草地上，長椅上，半山裏，坐下來，兩個人偎在一起談着種種的事情，談着悲痛的過去，談着寂寞的現在，談着夢幻的將來，彼此伸訴着，話永遠說不完，彷彿積了十多年的話在肚裏，要在這些時候吐個乾淨。有時候我們也和那一對相愛的朋友在一起划船，看電影或者做別的可以使人暫時高興的事情。那一對朋友年紀比我們大，懂得的事情也比我們多。他們的環境是比我們的幸福。除了兩人中間的鬥氣外，他們似乎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究竟差了許多。

我和英在一起日子過得容易多了。雖然我有時也想起那陷在異國鐵蹄下的故鄉，也想起我的失了蹤跡的母親和妹子，那不能熄滅的火焰慢慢地從心底升上來，使我寂寞得幾乎沒有勇氣生活下去。但是，她的會面卻給我掃除了這一切。她使我忘掉寂寞，忘掉渴望。她用關心的注視，真摯的同情鼓勵了我，她自己並不會對我說過一句鼓勵的話。

我們不懂得愛情，不了解結婚，我們只知道把這兩個寂寞的孩子繫在一起，在這黑暗的環境裏掙扎下去，兩個人手拉手地走那漫漫的長途。於是我們相愛了。

那還是去年秋天的事，如今春天來到了。

春天給人帶來了勇氣和快樂。看見那些枯樹發芽開花，看見河水解凍，讓那些魚蝦自在地浮上水面，我心裏非常快活。這時候我想到將來，我想到我們的前途，我不再是從前那樣地悲觀，絕望了。英也是這樣。在公園的池邊我們接連地度過了三個美麗的早晨和三個美麗的黃昏。

然而這種微小的幸福也會遭妬忌。打擊來了。英的臉色漸漸黯淡了。她好幾天不會真心笑過。於是我們的會面漸漸減少了。我要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屢次追問她，她終於不能不把那祕密告訴我了。她的伯父伯母知道了我和她的關係，對她很不滿意。他們阻止她和我來往。這消息很使我憤怒。我起初找不出他們禁止她和我會面的理由，後來我

纔知道他們不願意把她嫁給外人，他們想吞沒她那一份家產。

青年的心是沒有曲折的。我勸過她許多次，在口裏說，在信裏也說，要她拿出勇氣來反抗他們，要她完全不聽從他們的話，甚至要她和他們斷絕關係。她只是含糊地答應着。她並不是一個剛強的女孩。她在他們的掌握裏過了六七年以後，如今不能夠自拔出來了。她不讓我知道，但她實際上是不敢反抗他們的。她的性格太柔弱了。

她偷偷地逃出來和我見面，常常是在早晨上課的時間以前，下午放學以後，她使她家裏的人不會疑心她。我們這樣地常常見面，可是談話的時間卻漸漸減少了。她不能夠在外面耽擱稍久一點，否則回家去就要受着嚴厲的責問。她能夠這樣地忍受下去，她把痛苦吞在肚裏忍在心裏。我卻不能夠。我失掉忍耐心了。

我不斷地向她申說反抗的好處。我又說屈服會有怎樣悲慘的結果。這都沒有用。六年的訓練把她的勇氣完全殺死了。終於有一天我哀求般地對她說：

「英，你爲什麼不能夠和他們鬧翻？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毀了你自己，你也毀了我。」

她卻流下眼淚，她請我原諒她，她要我另外去愛一個女孩，她要我把她忘掉。她說她只希望能夠早死。從一個十六歲的女孩的口裏居然說出這樣的話，我差不多要哭了。

眼淚也止不住我的憎恨。我同情她，但我更恨她的伯父伯母。我安慰她，我更向她反覆申說：她應該反抗他們；她不該犧牲她的幸福來滿足他們的野心。我更熱烈地說，這種用家長身分來壓迫青年人的行爲應該受懲罰，那麼就讓她拿反抗來懲罰他們罷。

她似乎相信了這些話，她似乎下決心要照我所說的話做，然而第二次會面時她又告訴我她不能夠做了。她請我原諒她，她要我重視六七年來的生活在一個女孩的精神上留下的影響。

希望似乎斷絕了。但我還不相信。我看見她偎在我身邊，我想不到我會把她永遠失

掉。

桃花開始謝了。粉紅色的花瓣鋪滿了半個山坡。然而在對岸的池邊再沒有了英的蹤跡。

我一個人坐在長椅上，手裏捏着英的一封信：

「請原諒我。我不能夠再和你見面了。我實在是一個沒有用的女孩，我只能夠聽人擺佈，你不要來找我，他們不會讓你見我……」

我不信她的話。我到學校裏去找過她，據說她好些日子不會來上課了。我到她女友那裏去，那位姑娘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我也會到她家去過。我知道她一定在她家裏。但是那裏的人不肯接待我。我吵鬧也沒有用處，正如她所說他們不會讓我見她。

她在我的眼前消滅了。我再也找不到她。我眼看著一個青年的生命就這樣橫被摧

殘我沒有一點辦法。

她除了這一封信外，不曾給我留下一點紀念物，而且連這封書也是殘缺的。她沒有寫完牠，我不知道那許多點子代表的是什麼話。

我一個人坐在池邊的長椅上，手裏捏着她寫給我的唯一的信，我癡呆地望着對岸半山的落紅，我纔想起我們從前在這裏談過的那些幼稚的幻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了。

雙十節在上海

大都市的月亮沒有光輝。寬廣的馬路上有從兩旁玻璃窗櫺裏射出的輝煌的燈光，還有霓紅燈在高建築上面射出刺目的紅綠顏色。

人走在人行道上看不見一點月色。他滿眼都是電車，汽車，黃包車，大都市是很熱鬧的。

但是漸漸地大都市也有些疲倦了。各種車子也少起來。法租界的大街也變得寂靜了。

兩個醉了的外國水手從一家俄國跳舞場出來，嘴裏含糊地說着放肆的話。跳舞場門口有着紅，綠，藍，黃四色的霓紅燈，裏面奏着爵士音樂。

「米昔！米昔！」馬路上有三個黃包車夫拖着空車向外國水手那方向跑去，口裏亂

嚷着。那兩個通紅着臉的白皮膚的人正走下人行道，就給他們圍住了。

他們並不跳上車。那一個年紀青一點的水手忽然現了憎厭的樣子飛起一隻腳踢在一個車夫的屁股上，用很清楚的中國話罵着：「狗！」

於是車子全散開，讓這兩個人帶笑地走了。

中年的黃包車夫拖了空車慢慢兒跨過街心，屁股上因了那一踢還在痛，羞辱和痛楚壓着他，他抬起頭望了望天空，口裏喃喃地禱告似地說着。

「天呵，爲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頭髮不黃，眼珠不綠，皮膚不白呢？」

天是不會開口的，牠任是看見什麼事情也不會開口。

中年車夫只得埋下頭，繼續往前面走了。

「外國人究竟肯花錢呵！」他不由得這樣一想，拿這個來寬慰他自己。因爲他曾經

從外國客人那裏拿到較多的車錢，然而馬上另一件事情就浮現在他的腦裏來了，彷彿故意和他搗亂似的。兩天以前他拉了個外國客人到處跑了兩個鐘頭，只得了四角錢和兩記重重的耳光，連鼻血也給打出來了。

「他們肯花錢呵！」這一次他再想到這個他就有些發惱。那時生時滅的對於不公平的憤恨又慢慢地在他的胸膛裏燃燒了。

他慢慢兒拖了空車走着，忽然他的左膀給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了。同時他耳邊響起了一句清楚的中國話：「走，快走！」

他連忙掉頭一看，一個高大的人站在他身邊，高鼻子，黃頭髮，綠眼珠，白皮膚，從那深陷的眼睛裏射出來一股輕蔑的眼光，這眼光代替嘴說出了一個字：「狗！」

車夫沒有反抗，也沒有遲疑，馬上放下車子讓那人上去，於是拉起車往前跑了。

那個白皮膚的人在車上不停地把皮鞋踢板，口裏哼着下流的西洋小調，一面給車

夫指路，一面催車夫要他跑得更快一點，然而他已經用盡他的氣力了。

在大街旁邊一個巷子裏車子停下來了。白皮膚的人輕蔑地擲了一個雙角在地上，並不看車夫一眼。

石階上有幾家店鋪，都掛了咖啡店招牌，但都關上了鋪板，有一家的門半開着，從裏面送出來男女的笑謔聲，白皮膚的人剛跨進去就給一個有着小孩面孔的紅衣姑娘接住了。

車夫放下車子，就坐在踏板下休息。他想到他的一個被賣掉女兒，三年來他沒有得着她一點消息。

那家店鋪門依舊半開着，車夫看見了那裏面的景象。幾個黃皮膚的小姑娘躺在高大的白皮膚的人的懷裏給玩弄，他們的小臉上都帶着不自然的媚笑。

車夫心痛了好一會，終於疲倦地站起來拉起車子走了。在路上他抬起頭望着天空

喃喃地禱告地似說着：

「天呵，爲什麼我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們的頭髮不黃眼珠不綠，皮膚不白呢？」

*

*

*

*

在那爲白皮膚的人開設的下等咖啡店裏面，一個中國小姑娘在那個手上生滿了毛的外國水手懷中哭了。

中國女子的哭常常是有淚無聲的，她今年纔十四歲呢，然而父母卻把她的不會發育完全的身體賣到這裏來，給那些可以做她父親的人蹂躪了。

她的身子是十分嬌小的，躺在那個高大的外國水手的懷裏簡直像一隻小貓，怪不得他叫她做可愛的小貓了。

年青的女人是多幻想的，但是生活把她的幻想一個個地殺死了。常常像癡呆一般

地躺在高大的白皮膚的人的懷裏，讓他們玩弄。有時候她卻又不能不記起她的父母，她離開他們的時候，母親正病着；父親靠拉車度日。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她以後也和他們斷絕了音信。在這世上他就成了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那個水手色情地抓住她的嬌小的身子在撫弄。他快活地想：「在地中海旁邊我們的國家裏也不曾見過這樣可愛的東西呀！是這樣的一種滋味！那些黃皮膚的野蠻人，吃飯不用刀叉，喝酒不放糖，說話就像吵鬧，把人來做馬騎，像豬一般活在污穢裏，身軀短小，形容萎頓，爲了一塊錢就會賣掉朋友，賣掉父親！在他們裏面居然有着些這樣的寶貝，上海的確好過菲洲殖民地，好過號稱小巴黎的西貢呵！」

小姑娘給文明人的毛手撫弄着。她抬起淚眼望天，但是天卻給屋頂遮住了。她望着

新近油漆過的天花板，禱告似地在心裏唸着：

「天呵，爲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頭髮不黃，眼珠不綠，皮膚不白呢？爲什麼我就不能夠變做一個像他那麼的人呢？爲什麼我就不早死呢？」

她不能夠唸下去了，那一張沉重的大嘴壓下來，噴了她一臉的酒氣，悶得她透不過氣來。

對面一條馬路的轉角，一個高等跳舞場開在那裏，五六個高等華人擁了兩三個名媛出來陸續進了兩部汽車開走了。

「做一個中國人是多麼幸福呵！父母給我們留下那麼多的財產，社會給我們留下那麼多的苦力……！」

一個每月拿三百多塊錢薪水的青年紳士在汽車裏這樣慶幸地想着。

我願意永做墳墓裡的人，埋掉世上的浮名。

我願意學那刑餘的使臣，盡嘗世間的
不平。

木匠老陳

生活的經驗固然會叫人忘卻許多東西，但有些記憶卻是任憑怎麼洗磨也不能夠消滅的。

故鄉裏那些房屋，那些街道至今還留在我的腦裏。我還記得我每天去學堂時總要走過木匠老陳的店鋪。

木匠老陳那時不過四十歲光景，面孔長得像驢子臉，左眼下面有塊傷疤，嘴唇上略有幾根鬍鬚。大家都說他的相貌很醜陋，但同時人人又稱讚他的脾氣好。

他平日大半在店裏。但他也常到相熟的公館裏去做活，或者做包工，或者做零工。我家裏需要木匠時總是去找他來。他和我家裏的人都很相得。我就在這時候才認識他。在我家裏做活時我只要有空，就會跑去看他。

他喜歡講話，這固然使我高興和他在一起，可是我那時注意的，還並不在他本人，卻在他的那些器具，什麼有輪齒的鋸子啦，有兩個耳朵的鉋子啦，會旋轉的鑽子啦。像圖畫裏板斧一般的斧子啦。這些奇怪的東西我以前都沒有看見過。一塊粗糙的木頭經過了斧子劈，鋸子鋸，鉋子鉋，就變成了一方或一條光滑整齊的木板，再經過鑽子，鑿子，等等器具以後，又變成各種各樣的東西；像那美麗的窗格，鏤花的壁板等等細緻的物件，都是這樣製成的。

木匠老陳和他的徒弟的工作使我眼界寬了不少。那時我還在家裏讀書，祖父聘請了一個前清的老秀才來管教我們，老秀才不知道教授的方法，他只教我們認些字，呆板地讀一點書，此外就把我們關在書房裏，端坐在座位上，讓時間白白過去。過慣了這種單調生活以後，所以我特別喜歡木匠老陳。

常常他彎着腰拿了尺子和墨線盒在木板上面畫什麼東西，我便安靜地站在旁邊

專心地望着，連眼睛也不轉一下。他畫好了墨線，便拿起鋸子或鑿子來。我有時候覺得有些地方很奇怪，不能夠懂得，便問他，他很和氣地向我一一說明。他的態度比那個老秀才的好得多。

家裏的人看見我對老陳的工作感到這麼大的興趣，並不來干涉我，卻嘲笑地喚我做老陳的徒弟，父親甚至開玩笑地說要把我送到老陳那裏學做木匠。但這些嘲笑都是帶了好意的，父親的確喜歡我。因此有一個時候我居然相信父親真有這樣的意思，而且我對老陳說過要跟他學做木匠的話。

「你要學做木匠？真笑話！有錢的少爺應該讀書，將來好做官！窮人的小孩才學做木匠。」老陳聽見我的話，馬上就笑起來。

「爲什麼不該學做木匠？做官有什麼好？修房子，做家具，才有趣呢！我做木匠，我要給自己修房子，爬到上面去，爬得高高的。」我看見他不相信我的話，把牠只當做一個小孩

子的胡說，我有些生氣，我起勁地和他爭論道。

「爬得高高的，會跌下來，」老陳隨口說了這一句，他的笑容漸漸就收起來了。

「跌下來，你騙我！我就沒看見過！」

老陳看我一眼，依舊溫和地說：「做木匠修房子，常常是拿性命來拚的。一個不當心在上面滑了腳，跌下來，不跌成肉醬，也會得一輩子的殘疾。」他說到這裏就埋下頭，用力在木板上推他的鉋子，木板查查地響着，一捲一捲的鉋花接連落在地上。他過了半晌又加了一句：「我父親就是這樣子跌死的。」

我不能夠相信他的話。一個人能夠活活地跌死！沒有這種事情。我沒看見，也沒聽見說過。而且他父親做木匠跌死，他現在還做木匠，這事情，更令人不能夠相信。

「你騙我，我不信！那麼你爲什麼還做木匠呢？你就不怕死！」

「做木匠的這樣多，不見得個個會遭橫死。我學的是這行手藝，不靠牠吃飯又靠什

麼？」他苦惱地說着，聲音和平時的有些不同。過後他抬起頭來看我，眼淚一滴一滴地落下來。他哭了！在我平日的經驗裏成人的哭是很嚴重的。我看見成人在哭，就知道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不幸的事情。

我不再開口了。他這一哭就使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話。我於是跑開去，躲在一個地方去思索這事情。憂鬱的種子被他第一次洒進我的心裏了。

祖父一死我就進了學堂，不再受那老秀才的管束了。這些時候我家裏也沒有什麼木工需要老陳來做，所以祖父死後他就不會到我家裏來過。但是我每天到學堂去卻要從他那小小店鋪門前經過。

有時候他在店裏招呼我；有時候我就看不見他，卻有一兩個徒弟在那裏釘凳子或製別的物件。他的店鋪起初還能夠維持下去。但是不久城裏發生了巷戰，這情形一連繼續了三天。於是那兩個打架的大軍官因了別人的調解又握手言歡了。老陳的店鋪在這

時期遭了搶劫，他的一點積蓄都搶光了，只剩了一個空店鋪。從這時起他雖然勉強開着店，但生意卻漸漸地蕭條起來。我常常看見他哭喪着臉在店裏做工。他的精神很頹喪，他卻不肯歇手，不過他如今完全沒有勁了。聽說他晚上時常到小酒館裏去喝酒。

又過了幾個月他的店鋪終於關了門。我也就看不見他的蹤跡。有人說他去吃糧當了兵，有人說到外縣謀生去了。然而有一天我卻在街上碰見了他。他手裏提了個籃子，裏面裝着幾件木匠用的器具。

「老陳！你還在省城！人家說你吃糧去了！」我快活地大聲叫起來。

「我只會做木匠，我就只會做木匠！一個人應該安分守己。」他搖搖頭微笑道，他的笑容裏帶了點悲哀。他沒有什麼大改變，只是人瘦了一點，面孔黑了一點，衣服髒了一點。

「少爺，你還在讀書，你好，你將來做官，我來給你修房子，」他繼續地帶笑說。

我覺得要對他說許多話，但是抓住他的袖子，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看見我這樣子，他便說他有事情，就告辭走了。這時他還告訴我他在他從前的一個徒弟店裏幫忙。這徒弟如今發達起來了，他卻在那裏做一個匠人。

這次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老陳。我雖然喜歡他，但不幾天又把他忘掉了，直到公館裏的轎夫告訴我一個消息時，我才重記起他來。

那轎夫報告的是什麼消息呢？

他告訴我：老陳正和別の木匠一起在南城一家大公館裏修一座樓房，工程快要完畢了，但這時候不曉得怎樣，老陳竟然從樓上跌下來，跌死了。

在那麼多的木匠裏面他卻跟着他父親陷進了橫死的命運圈裏。這似乎是偶然，似乎又不是偶然。總之，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就這樣地消滅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文學研究會
創作叢書
生之懺悔一冊

(82398)

每冊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巴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